





新鐫李卓吾先生增補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卷之五



永樂

粵濱逸史清瀾釣叟臣東莞陳建輯著

成祖文皇帝御名棣太祖第四太子皇太后馬氏出也初封燕王體靜之績承天統乃復建都於燕謂之北京癸未永樂元年在位二十二年

癸未永樂元年

李卓吾批點

續正月諭兵部曰從朕平內難軍士已論功陞賞平九門者可再陞一

命監察
巡視各
司

級功小不在陞例者亦量陞之於是劉江萬得王福胡通海等五十餘人陞職有差○命監察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視諭之曰朕居深宮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為朝廷耳目其用心密訪悉行具奏利有當與弊有當

利當與
弊當革

革亦悉以聞○二月解縉等奉勅脩古今列女傳成上親製文序之

鑄農器
給民

正月群臣上表請立太子不允○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統宗卷之五

江口

定俸鈔
品第

民○進陳瑛左都御史○定官俸米鈔兼支例今在京文武官俸一品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二品四品米鈔中半兼支五品六品六分支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支米二分鈔每新鈔二錠拆米一石九品雜職及更典旗軍並全支米從戶部尚書夏原吉等之議也

謹按此官俸拆鈔之始累朝以來又有拆布拆絹拆監折贓罰軍衣服胡椒蘇木事例日薄月削正統以後則有二分支米八分支鈔或三分米七分鈔雖九品雜職無不皆然者矣國初鈔法通行猶可後來鈔一貫僅值錢二文耳嗚呼俸祿薄而欲吏之為難矣

改北平
為順天
府

萬和同
臻安樂

二月詔以北平為北京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及北京行部以郭資維食並為行部尚書所屬分置吏戶禮兵刑工六曹清吏司改北平府為順天府其北平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衙門俱單○遣使齎書往迤北諭鞏鞏可汗鬼力赤曰元運既衰我皇考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天下朕太祖嫡子奉藩于燕恭承天眷入繼大統幸與萬邦同臻安樂比聞北地推奉可汗正莅特差指揮朵兒悅等齎織金文綺四端往致朕意今天

共享太
平之福

百官上
表請立
皇太子

下大定溥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通好同為一家使邊城烽堠無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并遣勅諭廣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魯等以遣使往來之意○三月朔文武百官復上表請立皇太子勅答曰覽表具悉朕嗣承大寶思惟永圖負荷之艱夙夜祗栗矧在長子知識未廣德業未進儲貳之任豈當遽承必欲以正元良宜預成其德業未允所請

謹按

我成祖及及先封功臣而后冊立太子遲遲歲月感入之道至矣

遼東都指揮同知沈永有罪伏誅先是虜寇遼東三萬衛求不能追襲又匿不以聞及來朝復隱不奏上以欺蔽誅之令兵部榜諭天下都司衛所凡有草賊及虜寇聲息不以聞者鎮守官以下職無大小罪與永同

謹按

國初邊臣欺蔽之誅甚嚴如此

瀋末有罪伏誅

潘陽濼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太行山下其流

公私兩便

自縣沿北經衛輝城下抵直沽入海南距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曰此策亦是命廷臣更詳議如議可行亦候民力稍甦行之

謹按此亦運道下便不可不考

畜治審於用人

群臣不明朕心故也

天下明見而共

四月勅諭中外文武群臣曰帝王圖治必審於用人或取諸亡國或舉於仇怨惟其賢而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徵尉遲敬德宋太祖用范質王傅石守信輩相與協心比力共建功業載在信史垂光後世昭然可鑒也朕蒞祚以來思惟文武群臣皆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纖悉無間比聞群臣猶有懷疑不安於職者此蓋不達天命不明朕心故也凡爾文武群臣皆皇考所教育以遺子孫者豈異國與仇怨之比乎昔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見補孔子朕每誦之慨然希慕故今所任幾務之重宥宥之嚴者非皆前日靖難之人此天下所明見而共知也又何嫌疑之有哉其各

知

令行鈔法

法雖嚴而竟不行

畫乃心共乃職據誠共事可以永保富貴朕言不再其深體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西諸郡治水時嘉興蘇松諸郡頻歲水患屢勅有司督治並無成績故有是命○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准姦惡論有能稱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洪武中鈔法初行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文銀一兩鈔四貫易赤金二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銅錢貨物交易違者治罪鈔昏爛者許入行用庫換易重收工墨價直然鈔楮易於昏爛雖有倒換之令然收受艱難法雖嚴而竟不行如故

謹按宋置交會金元始造交鈔漢唐以前無是也夫鈔制非惟易於昏爛而于文為鈔數無奇零亦不便於細民貿易所以終有不行之弊有國者雖無之可也

孔子問傷人不問馬

續上慮獄囚有淹滯冤抑命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引奏依洪武中例會官于承天門覆審施行○南陽鄧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嚴責民償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上大怒曰既焚孔子問傷人不問馬今以人

不待報而擅承
行過於
自專此
為不臣
之罪

假公法
報私忽
獎名之

山東男子
陳端之
漸深
為可恨

易平何其不仁哉况彘本以為民今反毒民命悉免償所醫男女官贖
還之仍命法司治擅責民償之罪○上諭天下諸司事于王府者遵祖訓
警之有司合行事務不許一槩啟請若王府事有相關即遣人馳奏不待
報而擅承行者論以重罪○七月上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
書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名數類聚而統之以韻庶便者索
嘗觀韻府等書彙摘不廣爾等將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集百家天
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上諭法司曰
自今投名文書告罪者律有明禁此蓋小人假公法報私忿其速毀之
今有此者悉置勿問○通政司趙彞等引奏山東男子獻陣圖者上曰
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
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其
斥去之○王桂縱暴殺人取財賜書戒之岷王所為不法擅拘諸司印信

激發夷人詔悉降其王府官職事

謹按二王始以不道見廢於建文復國而猶不悛若此其視蜀敵王鴟

正進封駙馬都尉袁容李讓侯爵容尚上女末安公主李讓尚永平公主前
在北平皆有守城功封爵未及群臣以為請上曰朕非忘之侯諸將士
封賞定然後論之耳乃封容為廣平侯讓為富陽侯子孫世襲○續封功
臣李彬等為侯伯上慮封賞靖難功臣有未當者命淇國公丘福等議
擬以聞於是封都督金華李彬為豐城侯故涇國公陳亨之子陳懋為寧
陽伯金鄉侯王真之子王通為武義伯王友靖遠伯陳賢榮昌侯張興安
鄉伯陳志遂安伯俱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六月曹國公李景隆及侍
讀學士解縉等脩太祖高皇帝實錄成共一百八十三卷○戶部尚書
郁新等言淮河至黃河多淺灘跌坡餽運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二百
石以上者運入淮河至黃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百石

詔行封
賞未當
之臣成
相其得
人情哉

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軍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從之○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糧五十萬赴北

京及遼東

海陸二道兼運一時權宜之制

謹按

是時會通河未開故為此海陸二道兼運一時權宜之制也

正九月以高唐州民王政為刑科給事中言事稱旨也○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奏重軍宣慰司土官刁邏答侵威遠地據其知州請發兵討之
上謂兵部臣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如其不從然後加兵未晚乃勅沐晟遣人諭之既而刁邏答悔懼還所據知州及威遠州之地遣使人貢方物謝罪○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時政曰朕即位未久嘗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荒當加憂恤何郡地迫邊鄙當嚴守備且則出與群臣詳議行之近河南數處旱蝗朕心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於

刁邏答悔懼還所據知州及威遠州之地遣使人貢方物謝罪

上切不寧

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幸也

謹按

帝王存心於天下當如此此萬世聖子神孫法也

正前廢城侯盛庸下獄死○上初登極命庸鎮守淮安移鎮山東庸不自安至是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庸口出怨言心懷異圖遂削爵下獄而死諸子皆被戮○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自縊死炳文長子璠高懿文長女刑部尚書鄭賜及陳瑛等劾奏炳文服器僭飾龍鳳玉帶僭用紅鞋命籍其家炳文遂自盡諸子皆死

謹按

建文諸將北向拒戰如耿盛及平安何福景隆輩初雖以歸附一時獲宥而後來俱不得其死噫諸人之死視鐵鉉輩之死僅遲歲月間耳而曷若鉉輩之為能自替而無愧耳

續十一月上欲知民所疾苦命吏部尚書蹇義等九郡縣考滿至京選其識達治體知恤民者於六科辦事令各言所治郡縣事又未有言者上謂給事中朱原貞等曰朕夙夜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爾曹未能盡

盛庸心懷異圖炳文借竊名器俱不許其死者自為之也于人何尤

之心

浩等坐事下獄

知故選郡縣考滿官假辦事之名俱於六科隨爾等在朕左右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者夫郡縣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默况遠千里尚肯言事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江西左叅議孫浩廣東副使鄒栝坐事下獄舊制給田者條陳本處民情利病自行具奏於鴻臚引見之日徑赴進呈時浩等考滿至京不遵此制遂令法司拿問

謹按

成祖欲知民疾苦而急於求言如此可為入君屬精圖治之法矣

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

定新舊武職比試

正十二月上謂蹇義陳瑛等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行必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九府州縣官到任軍載以上者察其能否貪廉之實具奏○定新舊武職比試舊例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獲功陞職

漢高從山東之民寔關中之意

詔民敷奏

詔勅吏奇臣求賢資治皆君道所宜

者為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替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為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獲功者出幼比試與舊官同○選天下富戶徙北京漢高帝徙山東之民寔關中之意今選各布政司及南直隸各府魚田糧及有田糧不及五石殷實大戶充北京富戶附集順天府

謹按

按此即漢高帝徙山東之民寔關中之意

續詔凡有利國利民之事不拘百工技藝之皆許具實敷奏○勅吏部臣曰朕以耿躬續承大統圖惟求賢以資治理宵旰皇皇急於饑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群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勦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無聞遠近並以名聞毋媚嫉蔽賢毋徇私濫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甲申永樂二年

正月遣永春侯王寧隆平侯張信齊爾書名世子及郡王高煦赴京○二

月會試天下貢士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讀黃淮為考試官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先是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數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十人上曰朕即位初取士姑率其多者後不為例○三月廷試賜曾榮周述周孟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都督宣信充副總兵師冊師海運江南糧百萬石至直沽以給北京自是歲以為常○四月甲戌冊立世子御名高燧為皇太子郡王高煦為漢王高燾為趙王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並兼詹事府詹事禮部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陞解縉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黃淮胡廣為左右庶子仍兼侍讀胡儼楊榮為左右諭德仍兼侍講楊士奇金幼孜兼左右中允召北京行部主事尹昌隆為左中允脩撰李廣為右中允陞編脩楊溥中書舍人姚友直俱為司經局洗馬餘贊善司直司諫清紀校書正字等官俱擇人

取士從多

冊立皇太子

權官條例

為之初上與武臣丘福等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猜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金忠以為不可上猶豫未定遂召解縉預議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指宣廟也上又密以問黃淮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問尹昌隆昌隆對與淮同上意遂決○擢左善世道衍為太子少師始復姓姚賜名廣孝上自是稱為姚少師而不名亦終不蓄髮娶妻居止多在僧寺嘗賜一宮人亦不近上乃召還之○文華寶鑑成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為書以授皇太子至是書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脩己治人之要具於此書昔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知要便足為治爾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上顧侍臣解縉等曰朕皇考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為書名儲君昭監錄朕此書稍充廣之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守此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

議建儲

惟言長嫡承統萬世正法誰得而易之

成祖示太子淨統之道

儲君昭監錄

朕書皆大狂大法

成祖虛心求言高治亦天賢君

聖衝不敢違令于進是亦守規蹈矩之臣

法律昔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為法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之曰朕君臨天下夙夜倦倦惟欲軍民老少皆安爾等職居近侍比來皆不聞一言及於軍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條析以聞朕將審擇行之又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爾等皆不可不勉又一日諭六科曰朕日臨百官可否方幾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學士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於已敢言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欲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續四月新進士李衝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於法臣不肖違令干進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為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為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

與法不避者殊科

成祖重持中故權徐旭為翰林備撰

廣孝之姊持心正大煩人如是者有免

安用尔拜多此言有不滿廣孝意

友季上言箋燕關閑閣

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進用雖遠矣而志可嘉朕不爾罪爾其勉之○五月禮科言國子監祭酒徐旭書奏不謹當降上問吏部尚書蹇義曰徐旭為人何如義曰有文學持守而於人寡合上曰持守之人固當寡合蓋其中有所主而不能脂韋依附於外况兼有文學宜置之近侍遂為翰林修撰六月命太子少師姚廣孝往蘇湖等府賑濟廣孝初為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既為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預請難姊歎息謂入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冥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一言畢遂還方內不復再見○七月饒州鄱陽縣儒士朱友季請開敵所著書專毀滿洛關閣之說肆其醜詆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李至剛解縉等請置於法楊士奇曰當毀其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上

之說

解縉進大學正心講義無非欲管束君心於止

勅諭守屯事其慮遠非過計也

詣孝陵不用法駕成祖一點孝

從之即遣行人坤友季遠解州會司府縣官盤其罪杖之悉焚所著書○八月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諭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理朕每退朝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為切要人君但於富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勅諭寧夏總兵官都督何福等曰寧夏多屯所屬猝至恐各屯先受掠可以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開小門以便出入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皆聚於此無警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兵則寇無所掠此特守屯事朕過計如此其攻取戰守之策在爾深思之

謹按 近日近邊鄉落屯聚皆當遵此 聖訓則虜無所藉不能久駐此

續 錦衣衛奏明日 上詣孝陵請具法駕 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顧侍臣曰明日皇考忌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為辟除

心所激而然

成祖欲臣下相與共事始終不懈各賜五品

皇后召見七命嬪亦各賜五品

成祖不究擅給官糧以濟度

道路則前導騎士亦可不用○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儼楊恭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八人朝夕相與共事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言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令即赴柔儀殿見是日縉等妻入見中宮訓勞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裡○鄭賜劾奏廣東梧州知州陳敏同海衛千戶陳善等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糧濟軍士請逮問之 上曰運糧所以蓄重有急安得不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上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上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收藏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重賞之 正周王敗于鈞州獲驕虞王來朝獻之群臣稱賀待謚楊榮作頌

皇極經世一書此點皇明通紀卷之五

祥瑞

外夷

原古治

水患息

待皇太子進侍

以敵既而四方奏甘露降嘉禾呈瑞野蠶成繭外國敵麒麟白雉白鹿
白兔玄兔白象靈犀之屬其最崇與解縉胡廣金幼孜梁齊等咸作歌頌
以進○九月夏原吉浙江治水訖先是原吉至浙西按視咨訪利害奏
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州宣歙諸川
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為浦港堙塞滙流漲溢傷害稼
穡治之法要在浚滌具泚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於海 上從之於是發
浙西兵民十餘萬浚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一自嘉定縣
劉家港徑入於海一自常熟縣白茅港直注於江又浚松江府范家壩至
南滄浦口上接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以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跡水患乃
息○以胡儼為國子監祭酒○侍講學士王達侍 皇太子進講乾九四
爻舉儲貳為說講畢 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恐無儲貳之說
達不答譏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此本宋儒胡瑗之說

黃河清

禁泉銅
穀重念
民情帝
王之盛
心

御取五
色石重
民困也

也 皇太子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士奇曰殿下此間取
好因嚙程子云九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
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皇太子悅○十一月山西蒲州河津縣禹門
渡黃河清自是月十七日至明年二月十八日始復舊○戶部尚書郁新
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
古人所謂李斯食人者勿聽復召御馬監官責之曰爾輩坐食膏粱衣輕
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日之家一日之食朕為君
職在養民爾輩不令朕知而為此事如復敢爾必誅不宥○刑部尚書鄭
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
之道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濟
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
天下其論如律○通政使趙彞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用

李... 此... 水... 卷...

况此石
將安用
之至哉
成祖貴
民不貴
室也

待官禁之
受以寬工
役成祖之
愛百姓也
如此

縉入謝
恩札太
過

上曰此倖覲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反可
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况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累民何為○設天津衛於直沽 上以直沽海運商船往來之衝其設軍
衛且海占田土膏腴命調沿海諸衛軍士築城戍守建百萬倉以儲海運
糧別以小船轉運北京○ 上聞中官以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命錦衣
衛逮治其罪且召府尹向寶責之曰爾職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官禁
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汝何畏而輒聽之擅以朕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
姑宥爾若復蹈前非必誅

謹按祖宗廟中官之嚴如此
視正統以後何啻天淵

正賜六部尚書侍即金織文綺衣各一襲仍賜學士鮮縉及黃淮胡廣楊
榮楊士奇金鈿笄各二品金織衣一襲與尚書同縉等入謝言恩禮太過
上曰朕於卿等非私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况卿六人且及在朕左右

勤勞贊助
不在尚書
下成祖之
厚待於卿
也又如此

非臣開
門奏迎
何以有
今日此
景隆求
主路其
其如成
祖之不
听何

女直
未朝

勤勞贊助不在尚書下故於賜賚必求其事功何拘品級自後凡有賜賚
縉等皆與尚書同○曹國公李景隆有罪下獄死坐僭踰不法及匿卷亡
命謀為不軌也五府六部都察院連章劾奏其罪併及其弟增枝 上初
看景隆死惟沒其田莊令杜門省愆乃造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子遂執
之下獄景隆見 上呼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 上拈之曰
幸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遂死於獄幽閉其家人四十
餘年男女自相昏配云○分女直地建置都司衛所時海西女直野人頭
目來朝設建州毛憐必里兀者赤不罕等衛封其頭目為都督都指揮千
百戶鎮撫等官賜印及誥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自後東瀕海北
至奴兒於北海悉皆來歸附自開原迤北因其部族建置奴兒干都司
一為衛者三百八十四為千戶所者二十四為站為地面者各七

謹按齊齊尹氏直曰 文廟以文直種類歸歎分置建州毛憐海西等
衛各授指揮等官所以與其群俾不相統攝以其戴中國外禦北

詔許開墾也

正今及處衛所屯田若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蠶種者不拘頃畝任其開墾子粒自收官府不許比較

謹按會典載洪武十三年詔陝西河南山東北平等布政司及淮揚廬東河南開荒田地不起科近白胡尚書世寧奏議亦查稱太宗皇帝聖旨聽令北直隸各屯原拋荒及空閒地土不拘土客軍民官舍儘力開墾未不起科此事觀之稅祖宗惟務厚下足民不務剝民富國深得王道藏富於民之意可謂盛德也已瑣綴錄謂當時民間人稀地利無制正指此

宥周益之及於券老也成相其仁哉

續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母氏訴益母老無養願代益死上閱其情特宥益○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郡縣野蚕成繭綿絲進獻請百官表賀止之○贈徐增壽為定國公子孫世襲

正乙酉永樂二年正月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於是縉

券育儒臣上之嘉惠

等選修撰曾棨編脩周述周孟簡庶士王揚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楊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此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給紙筆墨克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撰近第宅居之仍命解縉領其事上或時至館中程試課業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且搜奇書僻事以驗所學每五日一浴沐使內臣隨之校尉偷翫從人莫不敬其榮○北京刑部尚書雒金言事語涉誹謗上以其奏示群臣於是都御史陳瑛等劾奏金居官貪婪暴虐擅作威福十餘事伏誅○三月改工部尚書黃福為北京刑部尚書陳瑛劾其不能存恤工匠故也○四月上謂侍臣曰致治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生民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又曰早來在宮中偶

頌念擅作威福十餘事伏誅

致治莫先廣言路

拾遺補
過近待
之取

志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
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待之職自今事之
叢控者爾等宜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
來遠謫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轉觀酋長把都帖木兒等率眾歸附
北虜日益聚近邊其肅總兵官都督宋晟遣人諭以朝廷威德其酋長
平章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灰率部眾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附○七月賜
把都帖木兒等姓名官爵賞賚有差居之涼州把都等來歸上大宴命
把都等為右軍都督僉事賜姓名吳允誠倫都兒灰為後軍都督僉事賜
姓名柴允誠其部屬保佳為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效誠餘
為指揮千百戶鎮撫復賜冠帶襲衣文綺表裏白金鈔錠有差命居涼州
仍給與允誠等牛羊牧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餘有差其隨來軍民
每戶牛六羊二十家屬給衣鞋布鈔令總兵宋晟加意撫恤俟允誠等居

嘉慶永辰
招懷之功

處既定選其中勇壯數百參以官軍三倍於塞外鎮邏非但耀威亦以招
徠未附者仍賜勅嘉獎宋晟招懷之功

謹按

此即鼂錯策所謂降胡表渠益以
邊郡良騎兩軍相為表裏之術

邊關互市
所以資國
用來遠人
此成祖之
見到處

續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者例禁夾帶私茶布帛青紙等物出關
今番商往往以馬易茶及以他物易布帛有司遵禁例又慮社絕遠人
上曰邊關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六月湖廣都司言楚府
付鐵牌一面遇道差人出城驗此開門上以書諭之曰國家舊制在外
各城門鎖鑰皆屬都司軍衛今王府自出此牌禮非所宜即宜舊革以副
倚重之意○上以海外諸番朝貢之使益多命於福建浙江廣東市舶提
舉司各設驛以館之○禮部尚書基至劄有罪下獄降為祿制司即中
戶部尚書郁新卒○九月改刑部尚書鄭賜為禮部尚書權真定府知府
呂震為刑部尚書○召浙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侍朝貢
之使以
館驛厚
外夷也

遺二十
五將軍
六兵安
南之役

梅殷
於建文
心

梅殷
有處
便知
立至

正 勤信安伯張輔為新城侯食祿千五百石時丘福未能言其父王靖難功大輔從征之功亦多故也○十月駙馬都尉梅殷為盜所殺殷初盡心於建文君上登極以寧國公主故優容之既而都御史陳瑛等劾奏殷蓄養亡命私匿韃靼人造為和謀乞正其罪上曰梅殷朕自有處令錦衣衛人執殷所匿韃靼人送遼東殷夙與都督譚深及錦衣衛指揮趙蒙有隙一人希上旨一日俟殷四鼓入朝經宣橋令人控殷橋下縊而死○十一月封甘肅總兵官左都督宋晟為西寧侯食祿千一百石嘉其懷遠安邊之功也命子孫世世承襲子瑋瑛皆尚上女為駙馬都尉瑋尚安成公主瑛尚咸寧公主○忠誠伯兵部尚書如瑞有罪下獄除名為民坐

不送趙王也○殺庶吉士章朴先是禁收藏方孝孺詩文令刑部出榜曉諭天下都行燒毀敢有收藏者照依奸惡罪之時朴偶以註誤與序班楊善同坐事朴與善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即借觀密以奏聞上怒逮朴戮于市而復善官續正月 上以天下屯田積穀寧夏最多皆總兵何福勤於用心所致又以福請更定屯田賞罰為經久之計降勅獎勵之○二月直隸和州言州民嘗貸官稻二千四百七十餘石今被水未償乞候來歲秋成從之

降勅獎
諭何積
穀用心積

禁收
藏方
孝孺
詩文

續 丙戌永樂四年

草寇竊
發不治
大亂率
兵捕之
成祖得
防微杜
漸之道

正月河南布政使司奏南陽皂君山草寇竊發上謂兵部曰此雖小醜今不治將大元末汝穎初亂繞數千人順帝恬不加意遂至大亂此今日殷鑒也遂命豐城侯張輔率兵捕之○三月守衛官有於皇城下誦經不輟者上召諭之曰爾身備宿衛不用心防奸乃一心誦經可乎若存心

罪宿衛者之誦

褒賜金永表其勤誠

賜姓名以服其心

此見成祖處心納言

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福得乎今後仍於宿衛之所誦者必罪不宥正月遣使齎書勸諭日本國王源道義先是對馬岐臺等島海寇劫掠居民勸道義捕之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上嘉其勤誠故有是命仍賜道義白金千兩織金線段二百疋綺繡衣六十件綺繡帳褥枕席銀盤器皿諸物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其地 上親製文賜之○鞭鞭頭目滿東兒灰等率衆來朝授以官仍賜各姓名以滿東兒灰為都指揮同知賜姓名崇志誠阿兒刺台為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汝誠餘皆授以指揮千百戶等職並賜冠帶誥勅及衣服鈔幣有差俾居涼州至浪寧夏三衛○ 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上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其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毋以將贖朕倦于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計議自今九

服皮弁四拜以尊孔子

成祖時永稽書重典籍也與庸主忽里經類矣

命裴王

遣黃中裝送天

有事當商畧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王達洗馬楊溥為考試官取朱縉等二百二十人○三月廷試賜進士林環陳全劉素等及第出身有差○ 上視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命禮部購求遺書 上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嘗論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多闕 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况於朝廷可闕乎遂命禮部令擇通知典籍者遣使四出購求○命哈密脫脫襲封忠順王賜以金印先是元肅王勿納失里主哈密安克帖木兒者勿納失里之弟也 上登極遣使來朝貢馬因封為忠順王尋為兇力赤毒死無嗣其兄子脫脫幼倖入中國命襲王爵賜以金印玉帶遣使送還其國撫恤其民○命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送前安南國王孫陳天平還國其莫國黎季犛伏兵殺天

遣黃中等護送天平

天平與崑崙皆死於寇

平中等引兵還先是安南國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弒季犛上表竄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查詐稱陳氏絕嗣查為甥求權署國事上從其請踰年天平由雲南老搨走至京師愬其實上遣人責之季犛與辭表請天平還其國上不逆其詐遣中等以兵五千護送天平還時大理卿薛昂請廣西中舉以輔行既入安南境至丘溫季犛遣陪臣黃曉卿等以廩餼迎候及牛酒犒師曉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皆拜舞踴躍中遣騎前覘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壘聚相屬於路中以為實然遂徑進度隘留雞陵二關將至芹站山路險峻林木叢密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忽伏發大呼劫天平遠近相應鼓譟動山谷寇且十餘萬中等亟整安擊之寇已斬絕橋道不得前天平與崑崙皆死中等不得已引兵還事聞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最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潛伏姦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為所欺此而不誅兵則奚用能等皆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臣

巴未日食

即至碗者正石未奇品之繼至也

等請仗天威一舉殄滅之上遂決意興師○五月齊王榑有罪入朝留之先是榑結無賴養刺客私僭帝號及為呪詛厭鎮等事廢有若之者上不忍罪之但賜書諭令改行於是榑入朝既至廷臣交黃劾奏榑罪不當宥榑厲聲曰姦臣又欲喋喋效建文時離間耶理當盡斬此輩上聞之不懌曰榑凶悖出於天性此其心可知矣命罷去其隨侍護衛及長史等官處之京師○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是日陰雲不見禮部尚書鄭賜等言此聖德所感召請率百官表賀不許○回回結牙思進玉碗上不受命禮部賜欵遣歸謂尚書鄭賜曰朕朝又所用中國磁器潔素瑩然甚適於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庫中亦有之但意自不用又曰虜貪而譎今受之必應厚賚之將有奇異於此者繼踵而至矣何益國事哉○雲南西南夷大古刺小古刺等部落皆來朝貢詔置宣慰使司二長官司五以統之先是中官楊瑄與雲南千戶孟景賢詔往撫諭諸夷至大小古

古刺等部
使隨瑄等入朝貢方物且言古刺等部皆在西南極邊自昔不通中國因天
朝布恩而
納貢

刺及其鄰境諸番曰底馬撒曰茶山曰底板曰孟倫曰八家塔等處皆遣
使隨瑄等入朝貢方物且言古刺等部皆在西南極邊自昔不通中國今
天朝遣官宣布恩命人民皆願內屬乞設官統理仍招諭旁近未附之民
從之於是以太古刺酋撥的那浪底馬撒酋臘罔怕並為宣慰使餘皆授
長官司長官遣官齎印勅符往賜之

謹按

二宣慰五長官今一統志官制皆不載豈非以其荒遐之極後終
不能通也與

周王棟
上書悔罪

傳言好臣
喋魚乃
效建文時

續齊王棟之國 上面諭曰無忘患難傳至國復驕縱陰畜亡命養刺客
僭帝號為詛說輒用護衛兵守青州府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接圍築壘
垣截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琪曾名深等上變告棟匿入滅口上賜
書索琪及諭棟改過是時周王棟上書悔罪 上以棟書示棟棟來朝面
謝廷臣劾棟罪請論如法棟厲聲曰奸臣喋喋無乃效建文時殺我會當
盡斬此輩 上聞之益怒留棟京邸奪其護衛誅指揮柴真等竄遣罪片

云其詞
何等不遜

齊府諸僚盡出王繫囚及諸不法器械羣臣又以教授葉垣等不正教請
罪之 上曰齊王凶悖縱恣性習使然朕與王君臣兄弟出之國寵以

樽之父
子並奪
爵為庶
人

爵祿恩禮渥洽誠心溫詢開諭至六七不悛教授葉王何況垣等皆先自
歸發其事可勿論樽留京益有怨言乃召其諸子至京父子並奪爵為庶
人安置廬州 上視朝罷御右順門召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謂之曰

一鼓
掃滅

安南黎賊罪大惡極天地所不容今命汝等將兵討之爾等由廣西入西
平侯由雲南入度用師幾何能等對曰臣聞仁不可為衆也仁義之師天
下無敵臣等奉揚天威當一鼓掃滅師之多寡惟 上所命 上壯之

征討雲南
黎賊

七月大發兵征討安南黎賊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統總兵官鎮
守雲南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
為左參將雲陽伯陳旭為右參將命兵部尚書劉儻參贊軍事刑部尚書
黃福大理寺卿陳治督軍餉置神機遊擊橫海鷹揚驍騎等五將軍選都

君臣相與在推誠

成祖住人不疑真推心置入腹哉

請建北京宮殿

督都指揮等官充之共二十五將軍督兵分道進發命沐晟率四川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縣入朱能等大軍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令彼此犄角聲勢相聞協力成功○武臣有言黃福建文舊臣且近有過不宜復任者上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蓄疑唐太宗為君王珪魏徵初皆仇怨一體委任用之不疑兩人終盡乃心輔政知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用之便得其死力皆太宗有至公之量故能得此今朕用人無間新舊惟賢才是用何嘗存一毫私意有過者必體情容之有才者必推誠用之上能誠則人樂盡力若或有疑則人圖苟免又誰肯盡心爾自今慎之勿復有言○閏七月文武群臣淇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從之遂遣工部尚書宋禮詣四川吏部右侍郎師達詣湖廣戶部左侍郎古朴詣江西右副左御史劉觀詣浙江右僉都御史仲成詣山西督軍民採木命泰寧侯陳珪北京行部侍郎張思恭督軍民匠造磚瓦徵

造浮橋濟師

賊勢以老守險我師

朱能卒於龍州

天下諸邑匠作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及直隸江北諸衛所府州各選軍士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聽役率半年更代每人月給米五斗○十月朱能有疾留龍州張輔等率師發憑祥度坡壘關入安南境前哨破隘留及雞陵二關賊皆敗走輔等進度芹站至昌江市橋造浮橋濟師至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沐晟亦率雲南兵至白鶴遣人來會時賊恃偽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為固於江北岸綠江樹柵多邊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民二百餘萬守之又於富良江南岸綠江置樁盡取國中船艦列於樁內諸江海口俱下樁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於城柵內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三帶州招市江口造船圖進取○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卒於龍州年三十七先是師踰庾嶺上謂侍臣曰朕夜察天象西師有戛朱能其不免乎能足辨斯事第慮氣候非其所習耳訃聞上震悼輟視朝五日柩還上親

朱能卒於龍州

親為文
以祭成
相之厚
於朱將
軍也如
此

倭寇海
賊勢熾
官軍莫
之敢撓

賊時險
負固

為文祭之極其悲愴追封東平郡王謚武烈能狀貌魁偉身長八尺驍捷
有膽力每遇勁敵大呼馳鬪以二當百敵皆辟易出謀制勝靡有遺策為
將善撫士卒歿之日將校皆為流涕云○朱能既卒即命張輔佩征夷將
軍印統總兵官督兵進討安南○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
寇劫沙門島瑄率眾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始盡殺溺死者甚眾

謹按

洪武永樂二朝皆行海運不獨便於轉漕實令將士習於海道以
防倭賊不虞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廢至近日倭寇海賊遂縱橫
於邊海而浙江之寧紹諸郡直隸之蘇松一帶咸被其荼毒至于城
郭劫倉庫綠海衛所官軍脆怯莫之敢撓使海運猶行海道有備當不
至此故立文莊於街義補
惓惓欲復海運為此也

正城亦力把力國入貢其國在肅州西北二千七百里古龜茲國也○十

二月張輔等克安南多邦城賊西都亦潰先是驍騎將軍都督俞寧朱榮
敗賊衆於嘉林江沐晟軍亦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於
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

蔡福大
敗賊衆

賊衆逃
入海島

迎異僧

外坎地以陷入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兵如蟻時官軍攻具亦完輔乃下令
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成功名在此舉先登者不次陞賞於
是將士皆踴躍用命議遣兵夜襲其城以燃火吹銅角為號是夜四鼓輔
遣都督黃中等銜枚昇攻具過重濠至西南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
福等先登以刀亂砍賊衆驚呼城上火炬齊鳴銅角競響城下將士俱奮
勇繼登賊倉皇失措矢石不得發皆散走我軍遂入城賊將又於城內列
陣接戰驅象當前輔督遊擊將軍宋廣等以畫獅蒙馬神機將軍羅文等
以神銃翼而前象皆股慄又為銃箭所傷皆退走奔突賊衆潰亂官軍長
驅而進殺賊帥梁民敵蔡伯樂等追至傘圓山賊死者不可勝計西都賊
聞之亦焚宮室倉庫逃入海於是三江路宜江洮江等州縣次第皆詣軍
門降○徵天下道士至京即朝天宮神樂觀洞神宮脩築金錄齋法薦
皇考 皇妣車駕幸齋壇七日而畢○迎西僧高師哈立麻至京師先是

李章吾此

皇明通記

卷五

高師

上在藩邸聞為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及即位遣中官侯顯齎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乃至車駕躬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

正丁亥永樂五年

漢王高煦怨解縉泄易儲事

張輔被南安

犯禁便不知朝廷

正月出翰林學士解縉為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先是縉與江福等所謀易儲事頗泄於外漢王高煦怨縉言於上曰藩邸舊嘗無泄者惟縉泄之上怒遂出縉廣西尋復改交趾左中允尹昌隆亦改禮部主事後縉與昌隆皆坐事死○張輔調兵襲殺安南稠江柵及萬劫江普賴山等處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又敗黎賊於木九江斬首萬餘級溺死者不可勝計郡邑相繼來降○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披剃為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人禮部以聞上怒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二月命西僧尚師哈林麻於靈谷寺修建法壇薦祀皇考皇妣尚師卒天下僧

孝祀以後祥瑞畢集

潛心釋典

伽舉場普度天齋科十有四百卿雲天花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栢生金色花徧於都城金仙羅漢變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幡蓋旋繞亦既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聖孝瑞應歌頌自是之後上潛心釋典作為佛曲使官中歌舞

蕃僧多善幻術此所謂卿雲天花白象等類無亦其幻也

梅採天花之遺

六月上諭都察院謂去年曾命內侍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

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此聞進詔旨偽作勘合招集軍民復以採辦為名大為民害所在官司都不奏求社與胡監齊黃欲壞國事者何異即遣御史二員徑詣山西將進等一千鞫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宜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并鞫治雖皇親亦不恕○七月墨麟卒麟陝西高時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擢御史尚嚴烈陞北平按察副使以城守功陞兵部

麟以城守功陞兵部侍郎

報應不爽

侍郎麟為御史時有糧長罪不應刑麟煅煉成獄奏削之麟有歎於心及病見被刑者已而麟足趾腐盡乃死論者以為冥報云

三月封

西僧哈

立麻寺

正封西僧哈立麻為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

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金百兩銀千兩彩幣

寶鈔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賜樣仗與郡主同其徒宇羅等皆封為大國師並賜印誥金幣等物宴之於華蓋殿○張輔沐晟等大敗黎賊於

富良江時輔等追賊至富良江賊悉眾拒戰每舟聯亘十餘里橫截江中

柳督柳升

大敗黎

而用划船載木立柵以拒官軍輔乘柵未備躬督將士力戰賊不能支都督柳升等繼以舟師橫擊之賊大敗殺其將卒數萬人江水為赤乘勝長

驅至黃江直抵悶海口獲賊舟無算黎季禕父子僅以數小舟遁去偽吏

部尚書范覽大理寺卿阮飛卿等皆詣軍門降○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

命翰林

學御名瞻基時年九歲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侍詔魯瑄節禮等侍講

計復止

讀上諭之曰人於學問當以先聖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心闡道充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論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他日所資甚大不必效儒

生經章句工文詞為能也廣孝等頓首受命尋復召前禮部郎中李繼鼎

訛書具置檄屬○張輔等奏言前蒙 聖諭安南平定訪求陳氏子孫俾

繼王爵今其國中耆老咸謂臣敷陳情悃謂當黎賊篡弒之時搜求陳氏

子孫誅夷已盡莫可繼承又謂安南本古中國之地其後命氣化為異類

今幸 聖朝掃除殘賊再覩衣冠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以漸沐聖化洗

滌夷裔臣伏計黎賊父子且夕就誅郡邑既平之後宜有所統陳氏已絕

無可訪求必合開設都布按三司以總卒郡縣撫輯安民奏上群臣亦以

為請 上曰侯黎賊父子悉擒而後處置○五月甲子征安南官軍獲賊

首黎季禕及其子蒼澄等安南平先是張輔等督兵追賊至海門涇凌父

獲安南

賊首黎

季禕

本行五

本行五

一時大
兩水漲
天之助
我舟師
以滅賊
也不偶

尚書景
福兼掌
三司事

晴水涸賊棄舟遁及官軍至大雨水漲數尺舟畢度衆大喜曰天贊我師
滅賊也及輔率步騎至茶龍舟師亦至前哨都督柳升敗賊獲船三百艘
餘賊遁輔等乘勝追之至日南州奇羅海口升前哨復與賊遇賊困敗黨
與皆散走生擒李黎及其子澄於海口山中復於末益海口高望山獲偽
大虞國王黎蒼偽太子黎芳并賊將偽柱國東山鄉侯胡杜等餘衆悉降
安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零八戶三百一十二萬○六月置交
趾都指揮使司以都督僉事呂毅掌司事黃中為副布政司按察司以尚
書黃福兼掌之以前工部侍郎張顯宗為左右布政司餘皆選入以充置交
州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又
安順化升華共十七府宣化嘉興歸化廣威濱州共五州以統諸州縣置
十衛一千戶所官軍以守之○七月乙卯 皇后徐氏崩謚曰仁孝皇后
○以安南歸附人裴伯耆為交趾左叅政○十月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

命儒臣纂
脩大典

探囊取
物

賜名文
獻大成

卷數如此
多那看得
透此一
心之運用
而已

甘潤祖等十一人為諒江等府同知賜勅慰勉 上復親製詩賜之○十
二月求樂大典書成先是求樂初元 上諭翰林臣鮮縉等曰天下古今
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繁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
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嘗觀 廣韻 玉篇 二書事雖有統而採
擇不廣記載大畧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
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縉等受命輯
成 上之賜名文獻大成既而 上覽其書尚多未備復命重脩以太子
太師姚廣孝刑部左侍郎劉季濂及縉總其事以學士王景圭達奈酒胡
儼洗馬楊溥儒士陳濟為總裁侍講鄒緝等二十人副之簡中外官及四
方宿老儒有文學者凡纂脩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九四歷寒暑是始
成書凡二萬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更賜名求樂大典 上親製
序文此書後竟以卷帙太繁采及刊布而廢○設四夷館選國子監生教

命胡濙
搜訪異人

詔旌張
信孝行

勅責趙升
寺以栢花
為頌

習四方番夷翻譯文字分為八館曰鞮鞞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曰回回
曰百夷曰高昌曰緬甸○命戶科都給事中胡濙巡遊天下搜訪異人張
三丰濛常州武進人上察近侍中以濙忠實可託命徧行天下以搜訪
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向背雖窮鄉下邑軌跡無不到其在湖湘最久垂十
年始還朝或曰此舉為蹤跡建文君也○以張信為尚寶司丞信萊州掖
縣人性至孝母嘗病醫藥不能愈信焚香籲天剖股和湯以進母病遂愈事
聞上嘉之詔旌其孝行徵為尚寶司丞○改造海運船二百五十隻
備使西洋

正丙子永樂六年

三月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趙升及布政司按察司奏以栢生花為瑞
上賜勅責之曰朕主幸天下於生民休戚未能徧知故委任爾等鎮撫藩
方以圖安輯而乃肆志安逸於軍民疾苦一毫不言而今言栢花為瑞夫

降爾書
切責以
於此為
瑞此上
之明處

灰禁削
髮為僧

馬蹏不
識天人

時和歲豐物無疵癘生民足食四夷順安此國家之瑞也樹木之花世所
常有何益於國何利於民而以為瑞也相為朋比戲佞於忠君恤民之心
果安在哉姑曲宥爾等若復為欺罔不赦既而蘇州揚州二府復言檜花
為瑞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潦為災有司徃徃蔽不以聞昨有奏栢花為
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之務諛說也可惡因降爾書切責之
○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削髮為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輪作
畢自就北京為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為民種
田

謹按姦人避罪多削髮為僧及懶民不方田亦削髮為僧故凡僧道盛
比京種田則不准邊方成祖深鑒其弊凡子弟擅削髮為僧者俱發
可固而會民亦得所也

續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奏永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
蹏對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聞一二處有之不至大害上

威應之理

輔等進交吐地

平交吐論功陞封

多陞不若重賞

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兩恒賜皆本於人事不脩顧尚書乃賞等曰朕與卿等皆當備省更須釋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漸而退正交吐總兵官張輔沐晟等班師至京輔等上交吐地圖東西一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共四百七十有二禮部尚書鄭賜卒改刑部尚書呂震為禮部尚書少都御史劉觀為刑部尚書○七月論平交吐功進封新城侯張輔為英國公西平侯沐晟為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世承襲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伯並子孫世襲親擒黎季犛軍人為首者王柴胡超陞指揮使為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吐平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且無窮多陞不若重賞上從之於是惟陞元功餘皆

班賚有差

相宗朝賞功良法

建文未諸番作乱

命照田公沐晟總兵計討蠻寇

夏忠靜謂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於後且無窮此謀國各言也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祖宗朝賞功良法也正統以後則有大不然矣王驥擢川之役封爵陞職至萬人天順中有一衛官至二千餘人者矣成化中天卡軍職至八萬餘人正德中遂踰十萬矣使累朝賞功皆遵祖宗良法夫豈冗濫至此書曰鑒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有國者尚念之

正統阿魯台迎立本雅失里建文未虜主坤帖木兒被弒鬼方赤立非元裔也群下叛之阿魯台統有其部落至是迎立蒙古之族本雅失里而鬼方赤為其下所戕在刺三番馬哈木等不附阿魯台日相讐殺乃來朝貢詔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不字羅為安樂王○八月交吐總兵簡定等作乱命黔國公沐晟總兵討之定陳氏故官先是已歸隨將遣赴京師復逃回去與化州偽官鄧悉阮宴等聚眾謀作乱悉等推定為主僭號紀元寇交州近城黎賊餘黨多應之其勢日盛官軍發由無功奏請益兵遂命晟發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往征之仍命兵部尚書劉

僑往替重事○干闥全貢其國在肅州西南六千三百里○渤泥國王率其妃及家屬陪臣來朝尋卒命其子襲遣內官及行人送還國○滿刺加入貢詔封其王西利八兒速刺為滿刺加國王其國前代未嘗通中國

謹按三代盛時其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地盡即止漢始通西域開西南夷皆由陸以通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自君長其國未有受天子命者有之肇自今日

續正月掌交趾布政司事尚書黃福言交趾初平其地徵歛不一請酌量輕重為定制上曰比除交趾郡縣官朕數諭之為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徵歛福所言良合朕意遂命郵傳官定議務從輕省正是時諸番入貢者復有西洋古里國蘇門答刺國榜葛刺國呂宋國合猶里國碟里國打回國日羅莫治國勿心魯母恩國古里班卒其把里國麻林國各遣使來朝貢

禮大明會典及一統志所載永樂中入貢諸番又有婆羅國彭亨國鄰曾國小葛蘭國須支達那國利麻扣國枝國麻刺國忽魯謨斯

我明德被之廣見於入貢之國

成祖巡幸北京

禁供給進獻之費

楊榮連丁親喪乞歸守制

國沿納撲兒國加異勃國潘山國阿哇國南巫里國急蘭丹國奇刺泥國夏刺比國富察泥國烏涉刺錫國阿丹國魯密國彭加那國捨刺國齊八可意國坎巴夷替國左法兒國墨葛達國八答里傷國日落國九三十餘國皆西洋國也前代皆未嘗通中國於此見我朝威德所被至廣至大而無以加矣誠中庸所謂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

續上將巡幸北京詔曰成周營洛肇啟于都有虞動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祇率彝典統馭之初已陞順天府為北京今四海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于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之處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候官吏軍民於境為朝見非經過之處毋得出境道途一切供給飲食之費皆已有備不煩於民諸司無得有所進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涼州驍官都督僉事吳允誠之子吳答蘭柴秉誠之子柴別力哥等自陳戴朝廷厚恩久居邊境願帥精騎巡邏漠北以展報效從之時鬼力赤為衆所叛北虜迎立本雅失里有不相附而奔潰者故吳答蘭等請出塞自効○侍講楊榮連丁親喪乞歸守制以將巡幸北

命丘福 寺心 輔導 孫以福 天下

交趾 復亂

建天妃 祠於京 師之儀 鳳門敬 神也

京不許○十一月命丘福... 輔導 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 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 必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宗社之靈上天錫慶篤生 異質以福祐天下卿等其悉心輔導云○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 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刑部尚書劉儁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布政司參政劉 昱等皆死之於是賊勢益熾攻陷諸郡縣於交州完守事聞復命英國公 張輔為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為副帥師二十萬往征之

正巳丑永樂七年

正月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封海神宋靈惠夫人林氏為護國 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建祠于京師之儀鳳門

謹按 丘氏濬曰永樂初命貴駕巨艦自福建之長樂五虎門航大海 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至滿刺加由是而達西

洋古里大國分航徧往文國 阿舟榜葛刺忽魯謨斯等處

發駕巡幸 北京

寒父寺 四人輔 導盛國

銓非下毒 殺父乃銓 承父命故 宥死而銓 戊亦天理 也

二月車駕發京師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 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悉啟聞處亦仍命吏部尚書兼詹事義 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諭德兼翰林 侍講楊士奇輔導監國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輔導 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識朕此意敬恭無怠命學 士胡廣侍讀楊榮金幼孜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扈從○前忠誠伯除名 茹瑺有罪下獄死先是瑺既以罪除名回原籍既而家人茹興安告其不 應事都察院行提至京久之得釋放還家道經長沙不朝合王都御史陳 瑛奏瑺有違祖訓當賞重典復逮之下錦衣衛獄瑺知不免命其子銓求 砒霜藏米中送入瑺服之而死既而法司以銓下毒殺父奏聞依謀殺父 母律全家問擬死罪幼男皆發較總局習匠婦女送浣衣局後以銓承父

本皇朝此卷是月通已亦宗 永樂五年

會試天下貢士

天命在帝故安馬不而帝得生若此耳安其文七

請發倉庫賑貸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啟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急發庫賑之勿緩○四月遣給事中郭驥等齎書使北虜諭令通好為本雅失里所殺○閏四月擢兵部左侍郎方賓為兵部尚書時禮部尚書趙雅傳奏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蓋當時簡用大臣皆出親擢公朝傳旨行之也

命非直謀殺宥死發戍邊○會試天下貢士取陳璘等一百人以○上巡

聖北京故未廷試○三月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自經死先是肥河

之戰安操長鎗馳馬追王幾及之會馬蹶乃弗克前及安被擒上問

曰向非馬蹶汝將何為安大言曰刺殺不如拉朽耳上壯其言歎曰

高皇帝養下好漢因慰勞之既正大位仍命為都督委任無間至是

上在道中因群臣奏事問平保兒尚在耶安聞以為恨之也遂自經死○

是月壬辰車駕至北京○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柱欽奉命巡視兩淮塔

穎州軍民缺食請發庫賑貸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

嗷卿等尚從容啟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急發庫賑之勿緩○四月遣給

事中郭驥等齎書使北虜諭令通好為本雅失里所殺○閏四月擢兵部

左侍郎方賓為兵部尚書時禮部尚書趙雅傳奏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

今日便到任蓋當時簡用大臣皆出親擢公朝傳旨行之也

用人得失隨監閣賢否

謹按祖宗朝用入皆吏部具缺上親簡除非內閣與中官所敢專也至宣德末二楊執政然後權歸內閣正統中王振用事然後權移于中官景泰而後始令吏部會推而實亦內閣與司禮監陰主其柄用大之得失隨監閣之賢否矣

陳英寺誣搆陷李貞于死地

續月刑科右給事中耿通等劾奏都御史陳瑛及御史袁綱覃珩朋比蒙蔽誣搆兵部主事李貞陷之死地綱珩已下獄瑛為長官不宜獨宥請并治之○十月左中允周翰等劾吏部右侍郎師遠往湖廣採木務行刻薄皇太子曰遠誠可罪然皇上所遣須其還日罪之○五月營山陵於北

賜黃土山為天壽山

京昌平縣天壽山時仁孝皇后未葬上命尚書趙雅以江西明地理人廖均卿等擇地得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為天壽山命武義伯王通督營山陵焉○賜皇太子聖學心法書上嘗采輯聖

賜太子聖學心法書

賢格言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者為書四卷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名聖學心法親為之序至是刊印完遣入齋賜皇太子○六月勅其

肅總兵官都督何福曰前命給事中郭驥使本雅失里為所殺從行者

命將征
變以五
福為征
虜為大
將軍

亡歸言本雅失里阿魯台俱為瓦剌所敗餘數騎奔黨曠臚胸河欲收潰
敗之衆入寇此虜負朕恩成殺使臣又欲擾邊罪不可貸爾且整飭軍士
以待○命淇國公丘福等帥師北征本雅失里以福為征虜大將軍武城
侯王聰為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為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
為左右參將福等陛辭上密授以方略令慎行之○八月張輔兵至交
趾敗賊衆於鹹子關太平海口等處斬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賊黨為監
門衛將軍潘垞等三百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首阮世每鄧景異脫身逃
○丘福等出塞與虜戰敗績福及王聰火真王忠李遠皆死之初福率將
校千餘人先至臚胸河遇虜遊兵與戰敗之遂乘勝渡河又獲虜尚書一
人福飲勞而詢之言本雅失里知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
福喜曰可疾馳擒之是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不可信
且駐兵候諸軍俱至先遣精騎觀其虛實何如而後擊之毋隨虜計福不

丘福不
審虛實
終隨虜
計

虜伴
敗給五
福

全軍皆
沒棄勝
輕敵之
過

軍中封
邊功

未春決
意親征
以洗損

從令所獲者為鄉道率衆直薄虜營遊戰相持一日每戰虜輒伴敗引去
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信謀者徑渡河懸孤軍至此虜故示弱給殺
深入進必不利吾等陛辭時 聖諭諄切戒吾等出師毋輕犯虜毋為虜
所給一舉未捷俟再舉將軍獨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先馳
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俱既行虜衆奄至圍之遠聰率五百騎突
虜隨聰戰死遠及福等并為虜所執皆死之全軍皆沒○九月封甘肅摠
兵官左都督何福為寧遠侯時虜首脫脫不花王把禿王賽因帖木兒國
公等各率所部來歸 上嘉其有素遠安邊功故即軍中封之○遣書諭
皇太子曰比遣淇國公丘福等帥兵征北虜以其久從征戰授以等夏謂
必能任事乃真頑驕慢違棄朕言拒拂衆論不待各軍齊至輕犯虜營安
平侯泣諫不從同安侯不得已隨往皆沒於虜其損威辱國如此若不再
舉殄滅之則虜勢猖獗將為禍於邊境矣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意親征

威辱國之仇

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也遂命選兩京各衛及陝西山東山西湖廣屬衛騎兵共十餘萬各賜鈔給行糧皆以來年二月至北平隨征○十

命議餽運策

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餽運上曰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為難朕欲以所運糧緣途築城貯之量留官軍守護以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斟酌貯糧以俟回軍仍留

築城貯糧

軍守之如虜登而遁即躡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糧上然之名所築之城曰殺胡平胡○鎮守寧夏寧陽伯陳懋將兵敗北虜于境外詔進封寧陽侯○西域火州國入貢其國東南至肅州一月程即漢車師前後王地

殺胡平胡 詔進封 陳懋為寧陽王

問古人賦詩法

唐之高昌也○西域哈烈國入貢其國東至肅州二萬一千里即漢之大定也○贊善王汝王每於皇太子前論說賦詩之法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風解

清陳萬世之鑑戒

阜之詩唐虞之君之志尚矣後世若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耻百王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之鑑戒也殿下欲猴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辭高簡近古其間亦可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辭不足為也○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真德秀文章正宗羨其學識純正楊士奇啓曰

真德秀文章正宗

數牽諫疏以勵群臣

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學者為君不可不知為臣不可不知皇太子即召翰林典籍取閱大喜曰此為治之條例鑑戒誠不可無遂命翻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又嘗命士奇及贊善陳濟校刻歐文謂其雍容醇厚諫疏明白切直數舉以勵群臣焉○十一月張輔進兵追交趾執呂簡定于美良獲之并獲其偽將相陳希葛阮安等檻送京師惟陳李擴鄧景共逃于又安未獲

續通志 永樂八年

支子不祭皇祖

朝廷自

有宗廟

御史國之司直

廉正不可

為御史者

爾更部

悉罷之

繼之風憲

更不得用

吏者為令

交趾賊酋

陳季擴遣

胡彥臣

為交趾

布政使

成祖親征北虜

胡廣後改名為

靖成祖以胡不貴廣故以靖字易之

四月 上聞周王橐駝於國中作殿奉祀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

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

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君不得為而為之不可為孝王其審禮而

行毋貽物議○十二月 上諭蹇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

廉正不可乃可徒前以刀筆吏為之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前之由

更為御史者爾更部悉罷之繼之風憲更不得用吏者為令○交趾賊酋

陳季擴遣胡彥臣等上表請降 上以其能遷善許之以為交趾布政使

○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檜於東潮州斬首四千五百餘級溺死尤衆生

擒二千餘人勅召輔還輔奏留黔國公沐晟雲陽伯陳旭等討餘寇而自

帥師還京○二月朔 上將親征北虜命 皇長孫留守北京命戶部尚

書夏原吉兼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導 皇長孫是月丁未 車駕發

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揚榮金幼孜扈從○三月 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

地有鹽海旁近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忽有清

泉湧出 上命取親嘗之入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四月次長清塞夜

南望北斗次潤涇海其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九七河注其中五月

車馬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眾拒戰 上麾先鋒出

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牲畜遁去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

來戰 上率精騎徑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以其眾屬遠遁時熱

甚無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 車駕次擒胡山勒銘曰瀚海為鐘天山

為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鍊六師用殲醜虜山高

水清永彰我武既而軍士乏食 上令以御膳所儲糧炒散給之且下令

軍中凡糧炒多者許借貸回京倍酬其直三軍乃獲全濟 上在軍中每

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 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次開平宴勞

將士上曰朕在塞外以素食冰之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

所儲糧炒散給軍士

軍中不

忍食肉

成相念

及上座

慶直為

將士上曰朕在塞外以素食冰之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

仁德之君 仁德之君

味故寧已之七月 車駕至北京 〇八月寧遠侯何福有罪自殺福從征

沙漠數遠節度都察院劾奏之福懼自縊死 〇長沙府妖人李法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師討擒之 〇十月 上還南京 〇勅令天下被

災去處人民典賣子女者官為給鈔贖還 〇務本之訓書成先是 〇上以

皇長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幸北京以侍行使周行村落

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俾知國用所需皆出於此為民上

者宜加憫恤且舉 太祖皇帝創業之難及往古聖賢之君昏亂之主興

亡得失可為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務本之訓云

謹按 我太祖教諭太子必命編歷農家觀其居處服食器用使知農

之勞苦成祖之教太孫深得 太祖心法昔商高宗為子時其父

小乙嘗使父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即此意也至於洪武未命選秀

才隨春坊官分班入直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其次也乎

聖神繼作教諭太 子宜法二 祖云

擢江西按察副使顧佐為應天府尹佐河南太康人為政剷弊不撓吏民

類包孝 開封

正辛卯永樂九年

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總兵復往交趾會合黔國公沐晟勦捕叛寇先是陳

季擴等上表請降而中懷反覆 上許以為交趾布政使其黨鄧景異等

皆授以官季擴疑懼不受命放兵劫掠勢漸滋蔓官軍不能制 上以張

輔為交人所憚請亂非輔不能故仍命總師往焉 〇二月命工部尚書景

禮等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故元運河也元都于燕漕運江南

糧有一道海道用朱清張瑄策由蘇州太倉入海至直沽入京歲運至三

百餘萬石然風濤不測損失頗多又因壽張尹韓仲暉言自東平州安民

山開河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御河即今衛河建牌二十有一

以節蓄洩因名會通河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載每歲運不

過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朝洪武初會通

河運不 若海運 多

漕運江 南有二 道

張輔復 往交趾 以勦捕 叛寇

立海運
河運法
踵元人
之舊制
而稍更
之

國家無
窮之利

分為二
水

河故道猶在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
是南運舟楫不通而立陸路通運所往來者悉由陸至德州下河水樂初
建北京立運法自海運者踵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
由淮入黃河至於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下河舟運至京是
時海險陸費耗財弱舟不可勝計官民皆苦之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
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
民免通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朝廷從之遂命宋禮及刑部侍郎金純
都督周長發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用老人白英計築
壩於汶上縣之戴林橫直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于南旺至分水龍王
廟分為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跡元舊相地勢
高下增脩水閘以時啓閉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
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閘十有一而達于河淮

陳瑛
有寵
恣肆
下獄

張信
繪
畫以進

操練以
備不虞

自是河成糧運便利京儲充足○三月廷試進士賜蕭時中笛袁黃賜及
第出身有差先是以車駕在北京故至是始廷試○左都御史陳瑛以
罪下獄死籍其家瑛初有寵九所舉劾上無不允以是恣肆益以羅織
苛劾瑛誣陷職官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廢事皇太子皆宥之至是
上聞其奉職無狀乃坐罪下獄罪之○濬河南黃河故道先是河水累歲
為患脩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河決壞民田廬益甚事聞遣工部侍郎張信
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潞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
平濬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丁夫十萬命
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瓚相度開浚仍命尚書宋禮兼董之○鎮守
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或全衛或什之七八屯種
故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上諭兵部臣曰守備固不可單
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

立海運
河運法
踵元人
之舊制
而稍更
之

國家無
窮之利

分為二
水

河故道猶在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
是南運舟楫不通而玄陸路通運所往來者悉由陸至德州下河水樂初
建北京立運法自海運者踵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
由淮入黃河至於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下河舟運至京是
時海險陸費耗財溺舟不可勝計官民皆苦之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
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
民免通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朝廷從之遂命宋禮及刑部侍郎金純
都督周長發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用老人白英計築
壩於汶上縣之戴林橫直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于南旺至分水龍王
廟分為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跡元舊相地勢
高下增脩水閘以時啓閉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
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閘十有一而達于河淮

按一本苛
勅下有九
逮事建文
諸臣得罪
深重瑛與
有力焉既
而給事中
耿通等劾
二十五字

陳瑛
有寵
恣肆
下獄

張信
進

操練以
備不虞

自是河成糧運便利京儲充足○三月廷試進士賜蕭時中苗衷黃賜及
第出身有差先是以車駕在北京故至是始廷試○左都御史陳瑛以
罪下獄死籍其家瑛初有寵九所舉劾上無不允以是恣肆益以羅織
苛劾瑛誣陷職官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廢事皇太子嘗宥之至是
上聞其奉職無狀乃坐罪下獄罪之○濬河南黃河故道先是河水累歲
為患脩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河決壞民田廬益甚事聞遣工部侍郎張信
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漵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
平濬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丁夫十萬命
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璿相度開浚仍命尚書宋禮兼董之○鎮守
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或全衛或什之七八屯種
故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上諭兵部臣曰守備固不可單
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

令屯田且耕且守此法五世方利世無方之

成祖不行建文中事此海納百川之量也豈伯者之為

和等使諸蕃

番兵劫和舟絕

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耨且守以為定制

謹按我祖宗朝屯田之制甚重甚嚴且耕且守後來乃一切廢弛專仰餽糴沿邊數十萬衆嗷嗷待哺如之何其可也欲安邊足食以急後世者考焉

續九月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爨古所進楚王書稿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

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有司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况天下豈念舊惡如

唐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相與成治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追咎事所告勿聽

正六月鄭和等使西洋諸蕃國還獻所俘錫蘭山國王亞烈苦柰兒并其家屬時苦柰兒貪暴不輯睦鄰國數邀劫其往來使臣諸蕃皆畏之

和等奉使歸經其國苦柰兒誘和至國中令其子納顏索金銀寶物不與潛發番兵數萬劫和舟

崑路

和出不意攻破平城

命族類之妻者立王以還國

鮮縉解人臣禮以觀儲君而徑

給飢民糧於臨

城縣

而伐木拒險絕和歸路使不得相援和覺之即擁衆回船路已阻絕和語其下曰賊大衆既出國中必虛且謂我客軍孤怯不能為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率所領兵二千餘人間道急攻王城破之生擒苦柰兒并家

屬頭自番兵復圍城和與戰大敗之遂以歸上曰蠻夷禽獸耳何足深較命禮部擇其族屬之賢者立為王遣還國併赦苦柰兒遣歸

○徵交趾恭議鮮縉下獄先是縉入奏事適上北征見皇太子而歸上還京趙王言縉瞰上遠出觀儲君徑歸無人臣禮上怒時檢討王儂亦以

罪適交趾縉偕儂趨廣東娘嬉山水且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上大怒曰為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儂俱下獄

○七月張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黨阮師胡具鄧景異等於九真州月常江尋復敗黎薩兵於福安斬之

○滿刺加國王拜里迷蘇刺率其妻子及陪臣入朝

○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石有奇上

重脩高皇帝寔錄

府州縣官以撫字為政

得人銓選精

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歛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未歲計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鑑具在今後但遇永旱民饑即開倉賑給毋令失所○十月詔重脩太祖高皇帝實錄以前監脩總裁官李景隆茹瑺等心術不正又成於急促未極精詳故也遂命姚廣孝夏原吉監脩胡儼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為總裁○十一月 皇長孫冠命為皇太孫○十二月六部尚書寒義等上言在外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字為職必須得人然得入之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五品以下官及無過犯民人賢能廉幹堪任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考驗如果賢能量才擢用其所保冰才成授職之後闈蓋食其舉正連坐 上是其言命所司速行之○虜酋回

侍臣黃淮獨不許呵魯台之請

元宵賜宴

賜鈔為賢母惟

欲周知民之休戚

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并女有吐蕃諸部屬其約束 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為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姦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知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呵魯台之請

壬辰永樂十年

正月元宵節賜文武群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三日自是歲以為常 上或御午門示御製使儒臣奉和以為樂是時尚書夏原吉侍其母往觀鰲山 上聞之曰此賢母也命中官齎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以為賢母惟也○二月會議天下舉人命士奇金幼孜為考試官 取林誌等一百人○三月廷試賜馬鐸林誌王珏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勅戶部臣曰朕為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人巡行郡邑九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者河南民

自責任
非其人
之過

奏河南
水患

計防
水患

饑有司不以聞而往上有言穀豐者若此欺罔獲罪于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九郡縣及朝廷所遣官且擊民艱不言者悉追下獄○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智畧朕欲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歲時射獵其遣人往北京山東山西四川河南湖廣及直隸江北等處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材藝者送京師俾充隨從○九月工部主事蘭芳言天下之水惟河為大故水患惟河為甚今于中流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河南之民免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綠河新築護岸掃座止用蒲繩泥草不能堅久臣愚以為若用木編成大圍若欄圍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中實以石脚以橫木貫於椿表牽築堤上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從之○擢蘭芳為工部右侍郎芳山西夏縣人儻有大節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上即位擢吉安府知府先是金華朱仲智為吉安知府寬厚廉潔剝革吏弊禮

芳以愛
民為心

民思慕
賢守必
朱蘭

鐵面御
史

周新因
異業而
僧僧殺

賢愛民民其戴之今被召改重慶知府民思慕之而難其繼者已而芳至芳寬厚持大體而明習吏事庭無滯牘民有告訐者教語立決吏無所容其姦芳以愛民為心而處事曲當民更大喜自奉儉約日嘗蔬食服無綺綺事其母極孝母亦善教九芳日所行事夕則命陳於前有未善必責之芳謹受教不違尋坐事謫為辦事官從尚書宋禮沿河累有建明遷工部主事至是禮復薦其才遂超陞侍郎吉安自芳去其民思慕賢守必曰朱蘭云○瓦刺順寧主馬哈木滅本雅失里而立答里巴○殺浙江按察使周新新廣東南海人初舉鄉薦為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為冷面寒鐵京師人因稱為冷面寒鐵公上亦知其名巡按福建及北京所奏請無不從權雲南按察使尋改浙江有冤民淹繫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自是異政日著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僧寺殺人

得印誌而知劫布賊之死商人

明日取貨無有而知妻有外遇大有神見

周憲使名震天下

埋其下也冤魂報我矣發之得婦人屍僧即款服冷面為神明初來時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尾之得一暴屍惟小木布記在取之及至任令人市布得印誌同者鞫之即劫布商賊也悉以其贓召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其死於賊也一巨商遠回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為人所圖潛以其贓置一祠石下至家妻聞之告以故明日往取之無有也訴於新新曰是必其妻有外遇也覈之果然蓋婦語妻時撻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嘗巡屬縣微服觸縣官收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日往還乃自獄出縣官恐懼伏謝竟以罪去由是諸郡縣吏聞風股慄莫敢恣肆僚來一日餽以鴛鴦懸於室後有餽者指示之新家故貧未顯時妻治樽以給及同官內宴各盛飾惟新妻荆釵布裙以往大類田野婦盛飾者各相慚恚更為澹素其風節類此故當時周憲使之名震天下雖三尺童子頌其美焉時錦衣衛指揮紀綱有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你感受賂新

柱殺周新

以趨後別執事

主事趙乾不怠賑濟致民飢而死斬之亦未為過

捕治之千戶脫走訴於綱綱奏新專擅上命官校逮新至陛前抗聲陳其罪且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交惡耳柰何罪臣死且不憾上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為直鬼上尋悟其冤顧問侍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漢曰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悼惜者久之續上謂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別非勸士待貧之道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輸租外悉免役著為令五月誅戶部主事趙乾勅中書省臣曰嚮刑斬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饑死者多矣夫民饑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吾民者

正癸巳永樂十一年

辛巳日
食亦天
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待即儀智曰終然尚日免賀為當楊士奇曰日食

宋仁宗
當日食
不罷宴
而不徹
樂為中
國羞

黨禁
漸解

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免賀及宴先是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待即儀智曰終然尚日免賀為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賀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上從之○勅諭姦黨齊黃等遠親未擊者悉比官宥之有來告者勿論時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婭先是逮治姦黨習禮偶獲免然恒為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於是黨禁漸解○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皇太子監國○始置思州布政司及思州等府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思州諸宣慰司管

勅顧成以
兵擄抗在
朝命者

命儒目
賦詩

奏駟虞
為上瑞

東土民及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思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殺抗拒朝命乃勅鎮遠侯顧成以兵擄之命戶部侍郎夏原吉等議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右沅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馬羅四府而於貴州設布政使司以總之○五月五日 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群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 上大喜射畢 上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 上嘉其大宴群臣命儒臣賦詩盡歡而罷○山東曹縣獻駟虞尚書呂震奏駟虞上瑞請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百穀豐登兩暘時順家給人足此為上瑞駟虞何與民事不必賀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為國為民汝能效李沆為人則善矣震退 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命禮

簡求大儒

只智溫重
端恪是非
明白不少
附會

遣誠往
諭諸國
宣布德威

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先是上命吏部翰林院簡求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義楊士奇共舉智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体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免賀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太孫授經焉智山東高密人溫重端恪由教官累遷公職遇事務別白是非不少附會云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道戴綸即擢為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七月封鞏鉅太師阿魯台為和寧王先是馬哈木厥本雅失里而立答里巴阿魯台遣使來附請討之因封為王○遣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諸國先是西域火州于闐哈烈亦力把力諸國皆來朝貢乃遣誠等齎詔幣往諭齊於其國宣布朝廷威德焉○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于愛子江獲陳季擴時輔偕沐晟等進軍順州賊黨阮師等屯愛于江設象伏兵候官軍輔偵知之以戒先驅群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破其象鼻象奔還賊陣自

交趾復平

躬補緝故衣

詔親征瓦剌

甲午永樂十二年

相蹂躪官軍乘之賊大敗斬賊將阮師生擒偽將軍潘經等數十人賊眾死者無算季擴走追擒之餘黨悉降交趾復平
二月上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每自念當惜物故每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為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侍臣頓首曰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詔親征瓦剌先是朝廷封阿魯台為王瓦剌馬哈木等恣為自是朝貢不至遂議親征命安遠侯柳升領大營武安侯鄭亨領中軍寧王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為先鋒○三月庚寅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上謂侍臣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令侍行俾知用兵之

文事武備不可偏廢

天下事不可不知

送獲賊首陳李橫非

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閑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庶幾有益○五月駐蹕楊林 上閱武之暇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 上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祖於富貴安逸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亡者朕嘗以之為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九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如此非惟不負 祖宗之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人勉之勉之

謹按

我成祖教諭儲宮之法周悉懇到超越前代可為萬世法備考此紀見之

張輔擒送所獲賊首偽大越國王陳季擴及偽國公阮師等赴京師誅之○六月 車駕進至撒里怯兒之地馬哈木及大平把禿等帥眾逆我軍發神機銃砲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刺河復大敗之殺其酋

萬利國獻麒麟

書奏失碎輔導者之咎

長十餘人及擒斬虜衆無算馬哈木等乘夜北遁遂班師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頭目鎖住等來朝言阿魯台有疾不能造朝 上遣使賜之米百石驢百匹羊百羣別賜其部馬米五千石所以慰撫之者甚厚是役也內侍李謙恃勇引 皇太孫於九龍口臨戰幾危 上大驚急追回大營謙懼罪自經死○八月 車駕還北京○九月榜葛刺國獻麒麟

謹按

永樂中諸番進麒麟者三繼獻者麻林國阿丹國

遣使速尚書憲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憲象回南京黃淮等至北京並下獄尋宥楊士奇復職先是 上北征回以 皇太子所遣使迎 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徵義等既而義中道有還淮先至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問繼至 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待東官命法司鞠之尋召士奇至前問東官事士奇叩頭言殿下孝

命儒臣纂脩諸書

敬誠至 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
 金問詞連溥等遂相繼下獄○十月江陰侯吳高有罪削爵為民○十一
 月晉王濟燼有罪降為庶人○命儒臣纂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上諭
 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
 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
 之言如太極圖通書西銘止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
 會爾等亦別類聚成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舉朝臣
 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纂脩開館東華門外續十一月 上與吳沉論
 持身保業之道 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
 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
 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養成大惡常人且然况人君乎臣對曰聖慮及此
 社稷永安之道

論持身保業之道

社稷永安之道

正乙未永樂十二年

正月前交趾恭諫解縉死於錦衣衛獄從其家于邊初縉及王傅之下獄
 也獄吏考治索取同謀縉不勝楚因書大理寺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
 賜禮部郎中李至剛中又李貴替善王汝玉編脩宋統檢討蔣驥潘畿蕭
 引高等遂皆下獄既而傅得賜貫汝玉統引高相繼死獄中國史本傳稱
 縉文學書禮冠絕一時其為入曠易無城府喜薦引士然少慎擇且所行
 多任情忽畧故及於罪死年四十七家徙遼東洪熙初始赦還

解縉文李書札絕冠一時

解縉諫論不下魏徵

三月會試天下貢士於北京命翰林脩撰梁潛王洪為考試官取洪英等
 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天順日錄記 文皇初甚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
 文皇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貢貢而已若得其
 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 仁宗居東宮時 文皇甚不喜而寵漢府縉
 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 文皇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洎
 宣廟初漢府果發交趾亦致悉如縉言又曰一時諸公縉才獨高使遇
 唐太宗其論諫豈下於魏徵若留於 仁宣時其事業當有可觀

大岩山連呼萬歲有三

震率詳臣表賀

成祖不以山呼

萬歲為祥重正道也

上親為四書大全序文

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三千艘以從河運瑄建議造平底淺船時甚便之歲運三百餘萬石○貴州布政司蔣廷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川縣間大岩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禮部尚書呂震請率群臣上表賀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為呼譟山谷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豈是異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為祥爾為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四月兵部尚書金忠卒○五月上諭三法司如今各處有妄告姦惡的好生擾害良善自今年五月初八日以前但有被生姦惡已提到官及未提到官的都饒了不問命後但有指以姦惡為由生事擾害良善的罪之不饒○九月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書成學士胡廣等上表以進上親序之○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還先是誠等奉命出肅州嘉峪關自哈密歷土魯

入貢謝罪

有倫斯無患

生日倍加悲痛成祖仁愛之心也此之謂大孝

番至次州亦力把力于闐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答商柳陳城迭里迷渴石養夷塞藍達失于沙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徧歷宣布國家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誠等詣闕謝出使往還凡三歷身誠回備錄其所經山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為西域行程記上之詔付史館誠江西吉水人○瓦剌馬哈木遣使貢馬謝○十二月勅鎮守哈密寧陽侯陳懋曰瓦剌使者言瓦剌馬哈木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為己害擬七月率眾至幹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斯言雖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蓋虜多謫惟有備斯無患矣木抵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勅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續上以古人父母既没生日當倍悲痛朕自即位以來常不受賀至是夏原吉等累請乃許之其在

丙申永樂十四年

周訥請封禪不許

三月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不許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

不敢自謂

豐請封禪太山刻石紀功垂之萬世尚書呂震亦言 皇上聖德神功昭

太平之世

格上下宜如訥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

成祖憂明

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

慮危之心

禪唐太宗亦不為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

却封禪

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帝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

成相之

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四月以胡廣為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俱

明處

為翰林學士並兼春坊原職○擢戶部都給事中胡濙為禮部左侍郎○

賣權作

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紀綱以賣權作威伏誅○召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

威紀綱

輔還京師輔經營交趾前後凡十年○九月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近

伏誅戒

年馬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立群頭一

天下后

人五十匹立群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粮草之半從之尋令民養種馬

券馬為

者一歲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死羣生不及數皆令陪償自是養馬遂為北

民宰

方民害○十月 上還南京○十一月將建北京宮殿以營建軍事命群

萬世帝

臣會謀於是文武群臣上疏曰惟北京 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

王之都

太行東連山南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萬

世帝王之都也

比年 車駕巡狩四海會同人心協和漕運日廣商賈輻

輳財貨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師天下軍民樂於趨事伏乞上順天心下

編輯名臣

從民望早勅所司興工營建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天下幸甚 上從

奏議

之○十二月楊士高等奉命編輯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上覽之謂侍臣

千古

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

一揆

書足以見當代人君之量大臣之直為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

天下國

為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賜

家之福

皇太子 皇太孫及諸大臣

續

正月 上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

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奸嘉忠良賞罰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君子而人皆喜罰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主當散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瑾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丁酉永樂十五年

二月谷王穗以謀逆削爵為庶人穗太祖第十八子也幼不好學多智譎初封國宣府靖難師起穗遁歸京師建文君親信之令守金川門靖難

師渡江穗即開門迎入上即位待之加厚賜賚無算改封于長沙復陰養死士造戰船其隨侍都督張與密言於上上曰朕待穗厚於諸王豈宜有此其同母兄蜀王嚴書戒之穗不聽會蜀王宗室王悅罇得罪於父逃穗所穗詭眾曰建文君初不死今已在此蜀王聞之遂具疏其事言

穗恃寵縱橫有無君之心藏匿亡叛造作舟楫弓弩器械教習兵法戰鬪之事秘度僧千人晝夜祈禱呪詛與指搆張成官者吳智等日夜秘謀號張成為師尚父擅造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傳播於人又令巧匠製燈於上元節獻於朝就俾請內府架構偵伺動靜又選將士習音樂擬敵于朝供應殿庭以圖間隙上海奏歎曰朕何如待穗乃有此心遂詔楚王等議其罪降為庶人穗後閉戶自焚死○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初高煦受冊封命居國雲南以不欲遠去辭後改命青州亦堅意不行常侍上在北京懇辭還南京高煦所為多不法上以其長史程

私造舟楫等器
蜀王嚴書
置書戒之
選將士習音樂擬敵于朝
皆不軌之謀
高煦受冊命居雲南

高煦私募軍士

物欲
晉守
南京

可朝
祭而
夕擒

琮紀善周巽等不能匡正皆黜交趾為吏高煦猶不悛府中有私募軍士三千餘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士於京城內外劫掠支解與罪人投之江殺兵馬指揮徐野驢及僭用乘輿器物上頗聞之還南京以問蹇義義不取對固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後數日上復得高煦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為船教習水戰等事上大怒召至面詰之視其衣冠禁之西華門內皇太子懇為赦解乃免上謂侍臣曰若此所謂將來必不靜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藥安州蓋去北京甚邇如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上巡北京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侍讀兼詹善梁潛輔皇太子監國○四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兩京六部國子監及天下郡縣

進金
冊方
書

秦皇漢
武求長
生不死
之藥

奏現
五色
祥雲

學上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聖賢精義悉具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苦難得書籍今之學者得此書若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為虛文也○七月行在通政司言甌寧縣人進金丹及方書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上無所用金丹今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母令別欺人也○冊皇太孫妃胡氏○西洋蘇祿國東王西王峒王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死以其子脫歡襲封順寧王○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日己未督工泰寧侯陳珪右都督薛祿等奏一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靄網縕流動爛徹霄漢庚申金水河水凝異瑞際具諸象至巳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困變化卷舒彌滿殿間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已而西度宮苑映上今所御殿庭終日不收官軍人等衆

目共睹於是禮部率群臣上表稱賀

正 戊戌 永樂十六年

正月 上以玄兔圖并群臣所上表及詩文賜 皇太子以書諭曰比陝

西耀州民獻玄兔群臣以為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

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

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

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亡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

理之時哉而一兔之異喋々為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

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群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詩即

理瞭然而情不能遁矣

一奉而

謹按 永樂中一時臣工往往嗜一怪異遠常之物即指為瑞應諛無

所不至我 成祖此諭可謂洞物情昭治休徹群情善教諭下舉

成祖不

有去免

之瑞

上諭太

子求直

言無好

鼓言得

君天下

者之正

道

數善并

而為萬世法矣

黎利中

棟反側

並無笑

心歸附

交人所

畏惟英

國英

亦人傑

也

交吐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總兵官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

討之利敗走利初從陳李擴及克偽金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為巡檢然

中懷反側至是僭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為偽相國段奔為偽都督聚衆劫

掠廣兵討敗之擒斬數百人利遁去

謹按

張英國召還而黎利孽作交吐自茲抗理矣愚謂當時只合交吐

沐英守之黃發仍命沐之子若孫世守之然後四夷率服而雲南為中

國有也何也西南夷之所畏服者惟沐氏非他將所能鎮壓也今交

人之所畏服孰有逾於英國者乎交南三叛非英國總師弗平英國三

召還而叛亂俱不旋踵復作夫交人所畏惟英國視他將固蔑如也使

英國久鎮于茲焉餘威振于殊俗歷二三十紀後庶幾世交風移而交南

長為吾中國藩服與雲南齒矣奈何失此一機遂使二十二州郡土民

復淪異域不得與雲南同受聖化也可勝惜哉

正 三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以待讀學士曾榮侍講王英為考試官取董璘

等二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李騏劉江御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太子少師姚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廣孝嘗著道餘錄深詆程朱識

皇太子專意文章

詩類唐宋帝三之特出者

者非之。○皇太子手書賜善述言。今晨覽卿為余所改之詩。甚是非來清雅。真有益於日新。但今卿年邁。恐輔余為勞。似卿亦直。昔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頌者。比比有之。卿無憚勞。弼成余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詆之慮。余今欲學在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春煖。順時將息。以慰余懷。指不多及。書。皇太子致書。善述好古先生。好古善述字也。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章。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大類儒者。嘗冬至。賜善述詩云。清朝盛文治。輔德資者。儒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况此承平時。酬勞見樽酒。庶以勞期頤。○五月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等重脩太祖高皇帝實錄。成上之。共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冊。又寶訓十五卷。計十五冊。○殺善梁。潛司諫。周冕時。皇太子監國。上不時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說。

文臣有謚自姚始胡二公

詩刺胡廣

是脩真大丈夫

搆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備人。不有保會。有陳十戶者。擅取民財。事覺。皇太子令謫交趾。立功。教日復念其軍功。宥之。有譖於上。曰。初上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陳十戶。殺之以潛冕。頭聞而不諫。止并逮下獄。皆死。○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國朝文臣有謚。自姚廣孝與廣始。廣居官敦厚。周慎自處。澹然性之。晉鯁。一味逢迎承順而已。是故在建文朝。則對策斥親藩。在永樂朝。則聖孝。瑞應。有頌却封禪。有頌無非。迎上所好。以為媚悅也。故終身恩寵無一日纖芥之憂。其沒也。復官。其子植為翰林。檢討廣與楊士奇同鄉。同官。相善。廣病篤時。有入投詩假士奇作。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自中庸。又見公。可惜天生兩姦元。天教名姓正相同。譏之切矣。

謹按 瑣錄記。文廟渡江時。解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周是脩約同死於難。既而解使人覘胡動靜。見胡方問家人。飼猪否。解聞而笑。曰。猪尚不肯捨。况肯捨性命。蓋初皆無意於死也。惟是脩竟行其志。哀哉。可謂真大丈夫矣。

本朝皇朝通志卷之六

廣女
以刀
截耳

雙槐歲抄記永樂初解縉胡廣侍燕文淵閣 文皇曰縉廣少同業仕
同官今縉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俯首曰臣妻有娠未下男女
上曰定生女勿疑矣越數月廣妻果生女遂訂盟縉子禎亮既而縉遭
讒死舉家成遷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披
兩頰且言曰薄命之婦 皇上主之 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此
誓主違父何用生為越數年解氏蒙有禎亮歸女卒歸解氏事姑徐氏
尤極孝謹廣有此貞女然建文擢為狀元棄之若弁髦可耶母亦愧其
女耶

詔脩志
書

六月詔纂脩天下郡縣志書命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金幼孜總之後未
及成書而罷○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陞辭 上面諭曰人言

寬罪愧
心

奏誠敬
孝謹七
事

東官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書奉旨須天晚
至我即欲觀也濙至南京日隨朝凡所見東官所行之事退即記之如一
日趨朝勲臣其者語諱侍衛槌之仍當陞口奏有旨不問既退亟宣侍衛
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群臣皆言不顯貴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
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住稍久鄰居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濙
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爾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

避權要
彈勿不

大才
秀才

成租開
治屋者
誰中有
開矣意

陳諤初
漢張趙
風

密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皇太子○擢吏部都給事中陳
諤為順天府尹諤廣東番禺人舉于鄉初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劾果彈劾
不避權要嘗奏事聲響甚大聽者悚然 上令劾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
是天生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嘗以直諫觸禁 上大怒命為坎壈之
露其項七日不死遂釋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奏事忤旨
落職罰使脩葺象房同事者先畢功降職去諤貧不能倩人乃躬自為之
值 駕至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陳其故 上念諤難直且憫其貧命
復官癸巳春命署通政司事逾年署應天府未幾又署刑部丙申夏又移
署鴻臚寺明年冬又改署工部所至俱有聲績至是陞順天府尹政尚嚴
明有漢張趙風無何竟坐事出為湖廣按察使復貶知海鹽縣終鎮江府
同知諤為人剛介然賦性恢譎當被廢時嘆息謂其人曰吾今日乃為坎
壈所苦問其故則罵之曰咄嗟汝不知耶朝廷廢入當以壘令速死耳壘

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云

謹按錄此者非准以著其所履之特異實以表見一時朝政規模大

正二月勅脩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山有七十二峰六岩

二十四洞峯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上馱游氣下臨

絕壑舊皆有宮為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燬至是悉新建之紫霄曰大玄

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又有興聖五龍宮玄天玉虛宮遇有宮清微

宮淨樂宮又即天柱峯頂冶銅為殿飾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

百人供洒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并耕戶以贍之每宮設提點一人秩正

六品

正己亥永樂十七年春吏部尚書蹇義丁父喪歸詔起復之令還南京輔監國如舊○真鎮守

大破倭寇於海

遼東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寇於望海塢封江為廣寧伯江初至遼東巡視

金州衛金線島特其高者味埋賊衆

諸島相地形勢請于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塢築城堡立煙墩瞭望

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為濱海襟喉之地一日瞭者言東南

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塢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賊二

千餘乘海船直逼塢下登岸魚貫行下賊貌甚醜惡揮兵擊衆如入無人

之境江令犒師秣馬畧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劉伏兵山下百力姜隆帥

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砲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以

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塢下江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

衆大敗死者橫亘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而圍之將士皆奮

勇請入堡勦殺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

餘間有潛脫而走艘者又為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還將士請曰明

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

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治敵之道賊

開四壁以縱賊以縱勿追也作真我披髮狀

圖師必闕之意

寇軍息者十年列江之力也

卿雲員光室塔之祥

始魚貫而來蛇陣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威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我故縱其生路即圖師必闕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上賜勅褒美封江廣益伯食祿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將士有功者陞資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貨財殺擄人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濱海無歲不被其害及是大為劉江所挫寇害屏息者數十年○秋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白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續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齋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各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卿雲圓光寶塔之祥文武群臣上表稱賀上甚嘉悅中官因是益重佛禮

楊榮上十事疏

御史鄧真昇入奏衆皆朕憐

頌陰陽孝順二書校天

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徧兩京城內外云○十二月學士楊榮上疏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為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昇入奏衆皆股慄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校改怙終者不赦○頌為善陰陽孝順事實一書于天下學校先是上命儒臣輯錄古今載籍所紀為善陰陽之事可以垂勸者得百六十五人尋復輯錄古今孝順之事可以垂教者得二百七人上於各條之下親為論斷并係以詩各次為十卷上親為之序既成頒於文武群臣及天下學校

正馬 庚子永樂十八年

正月以楊榮金幼孜並為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院學士○擢用人材十三人為各布政司官擢左布政使四人馬麟湖廣盛頤江西俞景周山

擢用人材

東周克殺廣西右布政二人孫豫山西江潤河南文瑛浙江左參政二人陸勉四川吳衡陝西右參政二人楊敬福建李泰廣東右參議二人趙瑛

江西金旭山西

謹按洪武中錢唐鄭沂曾以布衣而徑授尚書之尊今永樂中馬麟等亦以布衣而徑躋方面極品此殆昔人所謂顛倒豪華傑莫知端倪

顛倒豪華傑莫知端倪

與者

妖嬈聚衆作亂

能為人所為能戰馬能

柳升柳賊及道

二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聚衆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夫死賽兒祭墓回徑由山麓見石罅露出石匣角發視之中藏寶劍妖書賽兒取書究習遂通曉諸術因誦佛經自稱佛母以其施教於村里頗能知前後成敗事青州細民翕然從之云能剪紙為入馬相戰鬪欲衣食財貨百物隨以符運至父之妖徒轉盛遂擁衆據益都石棚寨為亂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為所敗鳳等皆死賊遂犯莒州山東大震命安遠侯柳升總兵勦之三月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石棚寨賊遣人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

衛青大敗賊衆

賊平論功性當成相真能鼓舞豪傑

永東門舊有汲道升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與戰多被殺傷都指揮劉忠戰死賽兒與其黨劉信等潛遁黎明升等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百餘人而賽兒竟不獲○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青大敗賊衆于安丘先是賊黨有馮等攻安丘知縣張燠縣丞馬為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守賊不能攻復率莒州即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屠城時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猝至城下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賊大敗賓馮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二千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於賊矣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猝出之青不為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山東賊平論功陞張燠山東左參政馬為左參議衛青陞都指揮使王真陞都指揮僉事○下安遠侯柳升獄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升奉命征勦妖賊聖諭諄諄指授方畧諭以賊徒憑高

柳升討賊不忠
死有餘辜朝廷安能宥之

侯馬死唯忠勇
兩尺

馮貴能撫輯流民歸附者殺有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戰每出擊賊輒有功

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功升全不留心又不設備致賊夜砍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來攻忠身先士卒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而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間遁去及衛青敗賊後二百升始至反忌青功而推尊之不忠若此宜治其罪上亦謂升方命失機媚功忌能皆不可宥遂下升吏尋赦出之○四月廣寧伯劉江卒謚忠武江驍果善戰所向無敵馭士卒明紀律有恩信於諸夷款塞者綏輯備至既卒人咸思之○五月交趾右叅政侯保與賊黎利戰死之左叅政馮貴亦以討賊戰死保真定贊皇人由國子生知襄城縣有善政初設交趾郡縣擇入撫治擢交州府知府遷叅政時黎利剽掠郡縣保率民兵築堡于要害禦之賊來攻保與戰不勝而死貴湖廣武陵人舉進士為給事中陞交趾叅政能撫輯流民歸附者殺有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戰每出擊賊輒有功後中官馬騏等疾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眾強貴勦捕獨以贏卒數百

侯馬二公之效人所共惜

當時起家李官為重

召太子太孫性南京

太子下馬入人

遇賊兵寡賊眾貴力戰而死保為政廉慈貴有方畧其死也人皆惜之○九月擢教授蘭從善林長懋教諭徐永達並為翰林院編修侍從皇太子講讀

謹按 我祖宗朝最重學官一途九輔導東官必選為九纂脩書籍會科清華之選焉監察部曹而下不論也觀宋梁中所選以翰林春坊六宣廟者有傑智而下張英戴綸等無非發身學官之人未嘗專用進士也故楊文貞之薦徐學士為重也見聖諭錄故當時為學官者皆振奮起可自當時以起家學官為重也見聖諭錄故當時為學官者皆振奮起自重自修出為世用彬上多得入之譽以勵世庶幾有此與也近則視李官曰輕以起家學官為不肖近日被存考稱者雖部曹之授猶斷焉而况其他始登夫絕望如此尚何望屬世之效乎嗚呼世安何可勝哉

遣戶部尚書夏原吉召皇太子及皇太孫于南京以北京官殿成將御新殿受朝故也○十月皇太子赴北京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對曰歲荒以為食皇太子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金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

皇太子
賜所食
之民

取勘飢
民發粟
賑濟

百姓吾
赤子

御殿
受朝賀

中官賜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不爭執中言九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糧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饑民口數近地約二百遠地約五百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入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但發廩見上當自奏也皇太子至京即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吾赤子乎。封右都督薛祿為陽武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擢工部管繕司郎中蔡信為工部侍郎以董管北京宮殿告成故也

正辛丑永樂十九年

正月甲子朔上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祐繼承大寶統馭萬方祇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效成周河洛之規建立兩京為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有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

太子
雅量
過人
不與
人較

詔求天
下直言
通言路
也

九十四
事而行

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祇祀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恤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禮部尚書呂震言於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奏牘每至輒以殿下過失上聞。上指其妄言令宜疎此人。皇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入計較耶卒置之。二月虜酋阿魯台寇寧夏。會試天下舉人以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翰林侍讀周述為考試官取陳中等二百人。三月廷試賜曾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詔告天下求直言勅尚書寒義等十三人借給事中十二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是月十四日萬壽聖節以災異詔免慶賀。侍皇太子孫講禮部左侍郎儀智以年八十乞致仕歸未幾卒。翰林李時勉陳言十五事曰停言工作罷四夷朝貢沙汰冗官賑濟饑荒清理刑獄罪黜賊官罷遣僧道復恤軍士及慎選舉嚴考覈等事皆切時病。

李時勉此言是月補元統宗

上允其十四事而行之。○以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節惟烜羅通俱為交

匪知州時暹等言事訐直歷詆大臣之任事者無憂國恤民之心指片工

部尚書李廣李慶等不能平言於上請罪之。上不許既而慶等乃薦

暹等才堪牧民於是皆陞為知州而處之遠方。○殺主事蕭傑時言者多

云建都北京非便而蕭儀言之尤峻。上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

上言亦云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上曰方遷都時朕

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部院大臣。上命言官與

大臣俱跪在午門對辨時都御史王彰等懼言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

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上命中使出問大臣與言

官對辨如何衆皆紛然碎罵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

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

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復命。上仍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

柯暹言
李許直
指示李
廣等不
能平言
於上

午門
對辨

給事中
朝廷耳
目之官

原吉善
言

原吉深
得待吏
之体

較叙處
儲多寡

初上悅遂兩省之傳旨令回各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衆謂

非原吉言又將有蕭儀之誅矣或本原吉言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

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嘆服。○西

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駕親勞之夏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倫

義若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

勞他日法王入見。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况

夷狄耶長揖而已。○十一月下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獄兵部

尚書吳賓自殺時。上以比虜携貳命大臣議將親征原吉等共議宜且

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奉會。上召賓質言。今糧儲不足未可興

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

頻年師出無功成馬資儲十喪八九遂青問作內外俱疲况。聖躬以安

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懌即令原吉往視關平糧儲既而吳中入對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五

五十二

二三人
以餽進
為憂

與方賓同。上益怒，召原吉邊籍其家，與中皆繫內官監獄。於是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懷邪詛陷。上信之，命戮賓。死，將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為，榮力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進為憂，論才力或不及，險邪未之見也。上由是怒稍釋，置不問。

正 壬寅 永樂二十年

上往親
征北虜

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上遂決意親征，戒誓將士，諷日啓行。駕次鷄鳴山，虜聞之夜遁。四月次龍門雲州，五月次獨石，至威虜鎮。六月次通川，旬至王沙泉。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謀者言阿魯台聞車駕親征，大懼，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濶濼海之側，與其家屬遠遁。乃發兵焚其輜重，收其孳畜，遂命旋師。召諸將諭曰：所以羽翼阿魯台為悖逆者，元良哈之寇也。當還師討之。遂簡步騎分五道疾進，至屈列兒河。

阿魯台
大懼

元良哈
之寇

宋禮
下及刻
小過過
人以法

成祖親
兄而涼
其遺址
而謂侍
臣若見
保大位
在德也
虜攻萬全
不足慮成
相見之神

虜衆驅牛馬車輛西奔。上麾兵進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追奔數十里，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九月，車駕還京師。工部尚書宋禮卒。禮，河南永寧人，有才幹，然取小過輒繩以法，所至民頗苦之。○下尚書呂震，寒義及學士楊士奇于錦衣衛獄，以鴻臚寺序班言震之壻戶部主事張鶴朝奏失儀。皇太子以震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士奇亦以輔導有關，併下獄，已而皆釋之。○辛未，車駕發，隱皇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所。上望其頽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晝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可以為殷鑒矣。○六月癸巳，報虜復攻萬全。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搗其巢穴，故為此牽制之術，攻城不足慮也。

正 癸卯 永樂二十一年

李長孫批覽皇明通紀卷之五十五

講論至夜分

黃傑等短太子枚上前

有謀易太子之變

偽撰遺詔付中官

正 正 蜀王椿薨謚曰獻王性敦厚孝友循禮執法尤好學讀書不憚喜延接賢士大夫講論或至夜分不為聲色遊畋之事在宗室中為最賢朝廷待之視諸王特厚云○五月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謀不軌事覺伏誅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檢邪之徒不使而官官黃傑江保等素厚趙王常陰為之地日譏皇太子之短於上前希得進見且詭造毀譽之言傳播於外謂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由是賢等遂萌邪志而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善密語賢曰觀天象亦又當有易王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羽林前衛指揮陳旭通州右衛鎮撫陳凱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藥於上候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及符寶而分兵執省文武大臣諫令高正偽撰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頒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為帝布置已定正密以告其甥護衛總旗王瑜瑜駭曰舅氏奈何為

王瑜注諫不所高正易太子取為

皇太子不貴高燧而責天下之度

胡濙進瑞光音亦未為知道

聖壽之徵見於美之柳梅結實

滅族計泣諫不聽瑜遂詣闕告上大驚急捕賊既悉得御右順門親鞠之召皇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上覽所偽撰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斬之上顧高燧曰爾為之耶皇太子為之營解曰高燧必不預謀此下人所為耳遂悉伏誅籍沒其家陞瑜遼東衛千戶尋擢錦衣衛指揮同知○七月車駕復北征次于宣府時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只將犯邊上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寧陽侯陳懋等為前鋒車駕遂次宣府○八月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柳梅靈芝具奏云今歲萬壽聖節太嶽大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踰時不散又山石產靈芝柳梅結實符盛往年此聖壽之徵也於是禮部尚書呂震率百官進賀

正 九朔

駕次沙城虜中偽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合等率其妻子來降

李長孫批覽皇明通紀卷之五十五

胡忠安魏為賢臣而亦進瑞光圖相率為諛何也其視呂震之不

阿魯合
無敢渡
前南向
意

旌異
人

賜忠
命

備言阿魯合今夏為瓦剌脫歡所敗掠其人口孳畜殆盡部落潰散無所
屬今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避之不暇矣豈敢復萌南向之意授阿失等俱
正千戶。十月駕次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于率眾來歸時前鋒軍
陽侯陳懋探知虜在飲馬河地為瓦剌所敗追至宿鬼山口遇也先土于
率妻子部屬來歸懋引入見上喜謂群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
乃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為都督其部屬察卜等七人
皆為都指揮餘為指揮千百戶所鎮撫者復數十人。十一月車駕還
京師賜金忠誥命鐵券金印玉帶金百兩銀四百兩紵絲五十表裏織羅
綾各二十四疋百頭羊五百頭米百石及居第床褥薪芻器用咸備歲給
祿米千石別賜其妻金銀等物各半之賜把罕台察卜等銀釵織金衣紵
絲布帛冠帶鞍馬牛羊新芻居室器用各以等類給之

續甲辰永樂二十二年

事須有
名

以首榮
余為為
考官

上天屬
意茲冠

論勞赦
其不臣
之罪

正月甲申勅緣邊諸將整安候北征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奏言阿魯合統
主虜入遠天逆命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為前鋒自效上曰卿意甚
善但事須有名至是大同開平守將並奏阿魯合所部侵掠邊境上乃
召公侯大臣議之且告之忠勇王之意群臣皆請從其言遂勅諸邊將整
兵以候。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待讀學士曹榮侍講余昂為考試官取
葉恩等一百五十人。三月拜試賜刑寬梁禪孫曰基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四月巳酉車駕發北京復親征胡寇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
忠為前鋒五月過應昌次清水源阿魯合遠遁上召楊榮金幼孜論曰
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屬意茲冠乎榮
幼孜言宜承天意遣使諭虜赦其不臣之罪班師還京上曰此朕意也
遂遣中官伯力哥往虜中諭其部落來歸。六月駕進次答蘭納木兒河
彌望惟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前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印山下咸無所

東宮孝友仁厚天下屬心

遺命傳位皇太子

殺所以滅口

赴迎梓

遇以糧餉不繼乃命班師○七月駕次翠微園上御幄殿諭楊榮金幼

攻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重國事悉以付之朕惟優游暮年

以享安和之福不亦可乎榮幼致對曰東宮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

稱皇上付託上悅○是月十六日已五次登臺成上不豫次日次

榆木川上大漸遺命傳位皇太子十八日辛卯上崩享年六十五

司禮太監馬雲孟驥等密召楊榮金幼致入御幄議以六師在外去京師

尚遠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收入內幄召匠入銷

錫製為神裨成權飲而銷之殺匠以滅口命光祿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

軍中號令入皆莫測楊榮及中官海壽奉遺命密馳計於皇太子比龍

舉入闕寂無知者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

八月楊榮等奉太行仙計至京師皇太子即遣皇太孫赴開李迎梓

宮太孫瀕行啓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皇

太子顧待臣楊士奇等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不及士奇對曰大

行皇帝初授殿下東宮圖書可權付太孫歸即納上皇太子從之即

取授太孫曰此大行皇帝初授我者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不又亦

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行皇太子謂士奇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亦事機

之會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

○皇太孫至雕鴉堡遇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是月初十日壬午梓

宮至京師○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原吉等繫內官

監四年至是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令出視事且咨以時政原吉首

陳東南民力困于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繼請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

止雲南交趾採辦金銀數事○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楊溥正

字金問等于獄淮等繫錦衣衛獄者十年

付書以絕浮

出原吉等于獄

楊溥有
賴獄中
之功

置公孤
官

天順日錄記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又教絕糧不能繼又
上命區測日與死為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
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
年遭遇為閹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云
八月十五日丁巳皇太子即位赦天下○復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
尚書吳中官原吉言在繫時喪母未克成服乞賜歸葬且終憂制臣事陛
下之日未艾也上曰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正望相與濟艱難如卿以親
喪辭則朕亦不當在此遂留替輔令遣家屬護母喪歸葬命兵部給驛舟
有司治喪事○置公孤官大師太傅太保皆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皆從
一品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此皇祖之制也皇考聖明天縱可不
置此官乎歷事未廣不無望於保傅卿等勉之遂命義為少保仍兼吏部
尚書○上以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等輔導又積有年勞陞榮為
太常寺卿幼孜為戶部右侍郎仍兼前職陞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為禮
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為通政使兼武英殿

大學士俱掌內制不預所陞職務以前洗馬楊溥為翰林院學士

謹按我朝以九卿等官兼
致閣學士掌機密始此

減粟四
十萬斤

求盡言
以輔不
逮

倣漢制以
日易月

減賦北直隸山東粟四十萬斤楊士奇入奏事上望見士奇來笑謂蹇
義夏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恩詔甫下
而借新司傳旨賦北京山東粟八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即命減四十萬復顧義等曰汝三人吾所倚
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幾以輔吾不逮○詔下西洋諸番國取寶船悉皆
停止如已在福建太倉等處安泊者俱回南京將帶去貨物仍於內府該
庫交收○九月癸酉朔上大行皇帝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
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至嘉靖中改廟號曰成祖○癸未禮部尚
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太宗皇帝遺
命倣漢制以日易月釋縗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命廷臣

議易昭

梓宮在
殯吾豈
忍易

奇等恩
義至此
極

繩結
糾

議楊士奇以為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辭色忿然蹇義從傍解之請兼
取二說具奏上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群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旦上素
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餘文武群
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上召蹇義夏原吉及士奇等論曰呂震昨
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謀定然後奏聞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
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歎曰張輔
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群臣
聽從其便進蹇義少傅加楊士奇少保並兼職如故加楊榮太子少傅
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內閣位進三孤始
此士奇等旬凡間自五品起遷至一品臣子恩遇至此極矣○次日賜蹇
萊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齒書各一其文曰繩結糾繆諭之曰卿等皆國
家大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

用此印
密奏以
聞成祖
誠納諫
之君哉

冊三太
子

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力贊輔凡政事有闕失或群臣言之而朕未從或
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奏以聞其母憚於再三言之君臣之間
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無失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祖宗付託之重
義等頓首受命○十月冊妃張氏為皇后冊郭氏為貴妃李氏為賢妃后
河南永城人追封后父指揮使張麒為彭城侯○冊立皇太孫為
皇太子封次子瞻埈為鄭王瞻墉為越王瞻墿為襄王瞻埒為荆王瞻埈
為淮王瞻埈為滕王瞻埒為梁王瞻埒為衛王越滕梁衛四王後國絕○
以翰林侍讀學士王直為右春坊右庶子仍兼前職及兼記注於聖政
聖訓之當修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謹按

詞林記曰我太祖初建國愛重史事首設起居注以魏觀宋濂
為之曰侍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定起居注秩從七品單仲祐
詹同等嘗任焉其後竟廢今翰林院史官兼之每朝則立班記事入館則
載筆以從書動以為日曆書言以為寶訓未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猶
從事於記注宣德後寢以廢矣成化弘治中臣僚累建言欲復起居注
之舊或欲即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仲如宋朝政房之制皆未舉行夫世

祖宗田制所當

之門生故吏于其所尊重者猶編有語錄談記矧聖神盛德大業胡可無述乎在洪武時日歷實訓嘗勸刪述其舊跡猶有可尋者 祖宗舊制所當廢也

命洽

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以工部尚書陳洽鎮交趾兼掌

政撫字之

布按二司事福治交趾視民如子徇其所好董其所惡勞輯訓飭躬勤不

交人號別

是交人皆愛戴之如交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加温恤疾病躬造視

文敏歸

之技其賢者與之共事及以教道其民中官馬騏估恩肆虐福數裁抑之

別

騏誣奏福有異志 文皇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寢其奏福居

文敏歸

交趾十八年 上念其勞於外召還交人扶老携幼送之皆號泣不忍

帝王以愛人為德

大理寺奏決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理刑宜贊輔

論幸賢才之法

德政罔俾無辜冤地下傷天地之和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

賜緣邊將士鈔幣

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諭曰比年

論幸賢才之法

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太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煅煉 先帝數

論幸賢才之法

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畧不留意其為酷吏而無愧自今凡

論幸賢才之法

審決重囚卿三人同往審決 今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

論幸賢才之法

於五品以下見任及軍民中訪舉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或材能出眾政績

論幸賢才之法

顯著或文學可稱識見優遠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罪之所舉

論幸賢才之法

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又諭之曰朝廷比年數下詔舉賢而奉行若悉

論幸賢才之法

多徇私替公或以賄賂舉或以親故舉所得實用十不三四政事何由而

李唐書批點通鑑綱目卷之五

大赦建文好黨族屬

中猶覺漚漚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殆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賜以銀幣幣十一月朔赦建文好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先是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次日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姦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羽匠及功臣之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九前為言事失當謫貶充軍者亦宥為民

謹按

初治姦黨齊泰一子甫六歲給配至是得有還鄉黃子澄一子易表其後也故齊黃之裔猶不絕家湖廣之咸寧至是經宥乃復姓辛巳進士黃方練則無餘諸人不可考矣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與抑年饑衣食不足或加以疫癘而死亡與自今一切科徭務樽節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趙王高燧奏辭常山左右二護

務廢武不可備發

衛從之王遣長史趙季通奏云一衣一食皆朝廷所給安坐無事而虛擁三衛三衛軍士亦虛受糧賜請以左右二護衛官軍助國家戍守止番中護衛供使令足矣上初未許王奏請且三乃許之添設趙府衛牧千戶所○令直隸及近京各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從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等之請也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復倣此意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皆不妨誤

謹按

外衛官軍更番京操之制如此

中官馬騏傳上肯諭翰林院書勅命騏復往交趾措辦金銀珠香時騏被詔召還未久本院官覆奏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聞渠前在交趾荼毒軍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云可遣耶此人近在內間多女請求朕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遂止

謹按

馬騏傳言使非本院覆奏則為失不細矣是時仁廟剛明總禮

一方如解倒懸

仁廟剛明總禮

猶恐其橫况從而寵之縱之即宜乎正統而後振直廣種輩之為惡無有紀極也愚謂中官傳旨並宜執例覆奏庶杜濫萌

翰林學士楊溥密奏言事 上嘉納之御札禁諭之曰覽卿所奏為國家

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

懃特用酬報今賜卿彩幣一雙鈔二千貫卿其領之○追贈兵部尚書金

忠少師謚忠襄以其子達為翰林檢討選年始十歲令還鄉支俸幼童廢

官始此○進憲義為少師楊士奇以傳夏原吉以保仍賜原吉緇纒糾謬

圖書○ 上御西角門閣廷臣詰辭顧謂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二人

及憲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

有未善者當盡言朕觀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

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敢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然言之一

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是志卒致覆敗朕與

上欲群 臣及言 極諫與 言他相 諫之主 不伴

卿等當深以為戒君臣一體終始協心庶幾可以共圖安久因取五人詔

薛親筆增一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

卿等勉之○捕治前御史舒仲成既而罷之初 上監國時仲成嘗以事

忤旨後遷湖廣按察副使至是因事命都察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言向

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復漢景帝為

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歸之 上覽疏喜即有旨罷治仲成

而降勅獎諭士奇曰覽卿所奏道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為唐虞之君愛

惜俊良共成王化此實金玉之言誠為忠良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所慮恐

卿等以朕尊居宸極畏有譴責不敢盡言今覽此奏朕甚欣喜足慰於衷

但願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副朕委托之意共成王道之業朕深感卿

特齎卿白米十石彩幣二表裏寶鈔二千貫寶章眷待非應故事卿其領

之以慰朕懷○加陽武侯薛祿歲祿五百石祿時奉命帥師巡邊通北虜

直諫如 出良股 肱之臣 薛祿奉 命巡邊

入寇雲州祿督兵追至天松嶺斬獲甚眾 上喜賜勅嘉獎遣中官及鴻

漢屯田
田為善

不許擅
差屯田
軍成相
立法之
妙處

米斗三
錢外戶
不閉

此為君
者之至

臚卿即軍中勞之加歲祿子孫世承襲○上詔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
古者為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
漢之屯田先帝所立屯種之法甚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
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所在儲蓄士不及二三有司不允勞民轉
輸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十二月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先是上召
更部尚書憲義兵部尚書李慶白庶官賢不軍民休戚之所繫唐太宗書
刺史之名朝夕省覽其有善政則各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力
致治米斗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間暇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
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盡識其人又
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知正至又不能不志為臣有善而上志之誰肯

命書各
處官名
以便考
察此做
洪武旧
制也

自勉不善而上志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效爾更部兵部具
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閒暇觀之以考察其
事行而黜陟焉至是來書之○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域賈胡入貢西
人受害乞罷其貢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嘗奉使西域
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不悉耶為大臣當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根本
驥所言其從之○是月庚申葬長陵○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二十
人皆為給事中先是詔擇國子監生之有學行者六十人俾翰林嚴試之
核其尤者二十人命試事六科未幾皆授是職

洪熙

仁宗昭皇帝

御名高熾成祖長子教天勤民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
達孝按謚法云慈祥愷悌曰仁精明洞曠曰昭乙巳洪熙
元年即位一年壽四
十也崩癸丑款陵

正乙巳洪熙元年

上御朝 群臣只 行五拜 三叩頭 之禮

君以受 直言為 賢

資賜以 開言路

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群臣設樂不作群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 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曰陛下初登天寶天下文武之臣及海外諸國皆 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諍言 不宜用樂未得旨榮趨出士奇與幼孜淮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退午門 官入奏乃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次日 上召士奇等四人諭曰呂震每 事誤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為君以受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為臣 以能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 卿等同心迭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有未當但盡直言毋以不從為慮各 賜鈔子貫文幣一表裏○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淮為少保戶部 尚書俱三俸並支士奇淮請辭尚書一俸從之於是楊榮金幼孜亦各辭 尚書一俸 上曰卿等事 皇考屢經危從勤勞多矣况 皇考賓矣遠

令卿等 勿辭三 俸以國 家之感 典

貴民而 賤官

士奇奏 散馬之 令

朝廷負 此名救 天下

在塞外賴卿等畫方維持朕每奉瞻几延未嘗忘之今與三俸豈為過多 卿等勿辭○詔給朝覲官鞍馬先是兵部尚書李慶言於 上曰今歲 北方之民為馬頗蕃皆送至京已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則民 甚弊不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馬一疋令牧之其 孳生准民間無者追陪太僕寺提督者較 上令與襄義夏原吉議亦從 慶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諫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 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矣 上曰慶幾誤 朕顧士奇曰少頃即批出罷此令內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領 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許臣罷散馬之令乃復中止如必欲行此令天下 懷才抱德者自此誰肯出仕蓋虧損一馬必責陪償破家廢產累及子孫 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此名於天下此令之失亦小 上曰吾偶因 事稽緩耳當即批出字刻

悉網掃地

勅止散馬

上御思善閣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觀李慶呂震
襲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慮為眾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今有名
矣出宗一疏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員百度而大僕
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憲網掃地矣
上曰爾就據此草勅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上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多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但皆
先朝舊臣未可遽退之

此舉與朕樂中楊深疏言者同積弊而文廟密諭使授御史言
漢唐宋君臣未之同意君臣之間情意交孚不啻父子骨肉水始未足以喻之

見有此氣象

建弘文閣

上諭侍臣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端
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
州儒士陳繼對遂命吏部召繼至是建弘文閣於思善閣之左作印章命

奉印

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上親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亦

天道人
事未嘗
判為二
途

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識進
來未幾繼至授翰林五經博士襄毅復舉學錄楊敬訓導荷澄淳實即授
敬翰林編修澄禮科給事中皆直弘文閣與進同事云○賜三公及六卿
天元玉曆祥異賦上諭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為二途有動於此必
應於彼朕少侍

言簡
理當

太祖每教以慎修敬人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
命刊賜○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朝臣在外父者今皆令還鄉展省其

大賚諸
臣崇歸

胡儼
致仕

得誥勅者足為家鄉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需往返道途之費計其
在官俸祿給日用外有餘貲鮮矣自今歸者皆賜欵一品二品賜欵五千
貫三品四千貫餘有差於其大學士金幼孜左春坊大學士王英等並乞
歸省馬○二月國子監祭酒燕侍講胡儼以疾乞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

縉奏十人之定

縉非狂士所論皆定見

○以解禎期為中書舍人禎期縉之從子也縉下獄死籍其家徙邊至是召還以禎期工書故擢用之永樂中 文廟嘗與解縉論群臣御筆書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本十人者皆 文廟所信任之臣亦多與縉善縉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重厚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瑄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顛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馴儉之心既奏 文廟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至是 上出其所奏十人者示楊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加襲封恭順伯具克忠為恭順侯封其弟都指揮具管者為廣義伯其父允誠本韃靼平章把都帖木兒末樂中率眾歸附嘗從大軍征赤集乃多所得獲戰必盡勇部將

二臣以忠節自勵

濟等不得與宗廟同

君子過厚之意

率携妻子亦不肯叛仍擒叛者以獻累功封恭順伯克忠管者並能以忠節自勵效勞於國克忠後從征虜寇力戰而沒追封邠國公謚莊愍弟克勤亦累官都督與克忠同沒於陣追封遵化伯論者謂具允誠父子之效忠雖漢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無以過云○贈故官僚少詹事鄒濟左贊善徐善述並太子少保賜濟謚文敏善述謚文肅命有司立祠墓側歲致祭焉先是勅禮部歲四時致祭楊士奇言於 上曰禮書得中 朝廷惟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祀濟等雖有舊勞不得過社稷孔子而與 宗廟等 上曰吾過矣過矣誠念其舊勞不能忘故率爾下令而不覺其過遂召禮部改春秋祭濟浙江餘杭人善述天台人既而後賜贊善王汝玉為太子賓客謚文靖遣官祭之汝玉蘇州人

謹按

我 仁廟尊師重傅之禮之隆前代鮮儼四時之祭亦君子過於厚之意繼聞言而亟改則又成湯之改過不吝矣

三月擢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為文華殿大學士謹徐州人以薦舉知安樂

權謹以
若卒知
安樂

以孝行
取入

戈謙感
超權之
恩

上不准
改過

縣遷署哀父早卒事母至孝母病籲天求以身代母卒哀毀廬墓三年朝
夕哭奠不御酒肉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上曰能孝者必魁孝之人可
任輔導遂超陞是職時有贊善王讓者益都人亦以孝行知名嘗廬墓有
湧泉之異由國子學錄擢為右贊善後仕至吏部右侍郎○大理少卿弋
謙教言事切直上頗嫌其矯激尚書呂震兵中都御史劉觀等交奏其賈
直沽名請罪之楊士奇言於上曰謙不諳大體有之然其心感陛下
超權之恩欲圖報效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
將懼而以言為戒矣上不憚遂免謙朝參今專坐司治事自是月餘朝
臣言事者少上召士奇諭曰爾料事不虛自見弋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
事可言對曰臣下孰敢進言納忠惟在上寬容以來之遂命士奇就榻前
草勅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參今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因諭士奇曰朕有
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爾知朕心毋各於言也○以將行

行在
祀

無愧
宋諸名
臣

比京命
加行在
二字

禁除誹
謗之刑
納言路

廟享禮詔隆功臣四人配享加封河間王謚忠武張五加封寧國公謚忠
莊王真加贈少師榮國恭靖公姚廣孝及東平武烈王宋能並配享

謹按

功臣配享之制考之唐宋累朝皆有之我明惟
大祖成祖二廟為然至仁廟以來此禮皆未之講建謂有二代
之君必有一代之名臣碩輔應時而出為之股肱心膂又安四海與國
咸休是故在仁宣時則有若蹇夏三楊諸人在英廟時則有若張
輔曹鼎李賢王翱諸人在憲宗時則有若彭時商輅劉翀諸人在
孝宗時則有若丘濬劉健王恕劉大夏諸人在武宗時則有若謝遷
韓文梁儲蔣冕諸人皆勲名事業灼灼在耳自固無愧於庶矣諸名
臣誠進之祖且廟庭之列上以侈一代明良之逢下以感一世豪傑之
士固無不可者此累朝缺典不無有待於方來云

命北京諸司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行部及行在後軍都督府上時決
意復都南京云○陞楊溥大常寺卿仍兼翰林學士掌弘文閣事○禁民
告誹謗上諭刑部尚書金紳都御史劉觀大理卿虞謙曰往者法司無
公平寬厚之意尚羅織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師
成風黎民欲駕禍良善輒飾造誣罔以誹謗為說一星名於此身家破滅

仁布
君

莫復辨理今教日間覺此風又萌夫政治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為諱
况今所急尤在知下情卿等宜體朕心自今告誹謗者悉勿治

謹按

諤誹之刑都御史陳瑛掌院時為甚此風豈
治世所宜有也 仁廟除之直仁君哉

詔免秋
夏稅糧
之半

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稅秋糧之半停課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

自南京者上問道路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安徐州及山東境內民多

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上坐西角門召

大學士楊士奇對曰皇上憫恤民窮誠出於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

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

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

詔上覽畢即命用璽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

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

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寧肯與民寸寸計較耶

救民當
如救焚
拯溺

為天下主
寧與民較
寸此仁
君至言

謹按

我仁廟履極未久而所行無非仁民之政且從善轉圜政過不
各規模宏遠事事可為後法求之前代商高宗周成康四休漢文
帝宋仁宗未足多也惜乎
享國太淺民之無福痛哉

鄭府審理正命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

文為出身之階其實才無二三蓋有年未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

脩己治人之道一旦僥倖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率意任情民受其

弊自今各處鄉試之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

十五者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辭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

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賢才之用上諭禮部臣曰所言甚當其

即行之又曰科舉之事須南北兼取南人雖善文辭而北人厚重比累科

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士取六分北士四

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

謹按

欲行科舉之法須用建輔之言不為無益須得時弊下乎近
時止以正文辭去鈎棘為救弊者未為知本之論也知本之論莫

建輔奏
行科舉
之法庶
國家得
人有用

南北定
取士之
數

善於唐楊綰思於治安要議備言之

命太子往金陵

命太子往南京謁祭皇陵 孝陵因晉南京監國時南京屢奏地震群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 上曰非 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

製印二及手勅二賜少師蹇義及少傅楊士奇 上自必待 太祖明於星象監國時嘗以教士奇曰宋元儒者多晚習不可忽也及是月十四日甲寅義偕夏原吉楊榮及士奇奏事承天門畢 上問夜來星變曾見否

皆對曰未 上曰義等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知之對曰士奇愚昧亦不能知 上曰天之命矣歎息而起明日早朝罷蹇義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年為謹慮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法然義士奇當知之對曰今已脫險即夷皆 先帝之賜 陛下若誠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 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二人義得蹇忠貞印士奇得貞一印皆拜受退其賜義

上明星象

出二勅二印賜二人

蹇義等書通中机宜

君臣相遇之難

詔書勅旨無非仁政

勅曰曩朕監國之時卿以先朝舊臣擢兼詹事日侍左右將釐建兩京政務方殷隨事籌畫適中為難卿以善翊君以義徇國勞心焦思不恤身家載歷艱虞未嘗有咨嗟之意及朕嗣承大統贊襄治理用濟斯民喻朕於道不懈益恭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篤不忘茲以己意創製蹇忠貞印一枚賜卿用藏於家傳於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於國者良不易致宜加保守朕之子孫亦知卿弼予於難體憂國之心以保爾子孫庶幾上下相安與國咸休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茂永終是圖欽哉楊士奇勅意與此同而詞異云○時 有進言太平之政者 上召蹇義夏原吉楊榮揚士奇以其章示之已而曰今朝無關政生民皆安義等意皆謂然惟士奇以為尚未義等對曰臣等觀陛下即位以來詔書勅旨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歛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士奇對曰臣觀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

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更須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所上笑曰吾意惟為此也朕與諸御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進采義三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三人叩首有慚色○五月 上諭襄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為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穢無藉賢人君平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為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害畧不用心安在其為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擢以清風紀既又歎曰都御史十二道之表率如都御史皆清廉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三人叩首皆何慚色

論襄義選御史之法

御史安在其為耳目

選方面官兼贊軍務

總兵官慶整理文書商確機密參謀軍務督理邊儲大同則山東參政沈

能言何為自若如此

有過不難枚改

繩愆糾謬

之錫

上崩

固宜府則參政劉建遠東則參議周順廣東則副使劉紹後考滿陞俸或轉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矣○翰林侍讀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為監察御史尋下之獄時勉以時政盡節條成二本上之 上覽之怒命武士撲以金瓜十六七腸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時汝敬亦言事俱改為御史今日問囚一起言事一查至三上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時勉折騰內外不相着及用挺棍而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臥病一月而愈

仁廟自臨御以來孜孜以永言納諫為務以諱言拒諫為戒而將不能容然終知悔時勉之得罪使帝非彌留不遠其翻然而改必矣抑愚猶致恨於當時寒暑諸臣之不能盡言諫救也夫以繩愆糾謬求言改過不吝諸臣知帝心久矣申之以誥詞重之以繩愆糾謬勉一申救也如西楊規得君稱無非諫言而向當此亦照陳林長懋陳林之囚諸臣亦賜皆無二言之責諸臣至此益懷慚矣後來林長懋陳林之囚諸臣亦寂無諍救者其各與此同有君無臣不能不動千載志士之一慨

是月十一日 上不豫乃襄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勅

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于南京次日 上疾大漸遺詔天下傳位
皇太子遂崩壽四十八時以 皇太子未至未發喪群臣請鄭襄二王監
國○六月初三日 皇太子還自南京宮中始發喪○是月十二日庚戌
皇太子即位○七月上

冊立皇

太后○尊聖母皇后張氏為 皇太后○冊妃胡氏為 皇后孫氏為貴
妃后山東齊寧人○冊弘文閣直閣楊溥王進等各還原
任仍命溥與楊士奇等同治內閣事○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先是

論科舉
之弊

仁宗與待臣論科舉之弊楊士奇對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 仁宗曰北
人學問遠不及南人對曰自古國家兼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
人有文多浮 仁宗曰然將如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今後於
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入用

試卷緘
封其姓
名

南北中
卷以百
名為率

仁宗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只緣北士無進用者故
怠惰成風汝言良是命與蹇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上會
晏駕 上嗣位始奏行之後復封南北中卷以百名為率南北各退五名
為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雲南廣西貴州

令推謹
年老致
仕

擢東宮
舊臣

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漢中府學訓導李蕃進端本
策十六事 上嘉納之擢蕃為兵部給事中○改文華殿大學士權謹為
通政司參議令致仕謹質實有操履而文章非其所長 上以其年老令
致仕○進擢東宮舊僚以左庶子陳山為戶部左侍郎洗馬張英為禮部
右侍郎戴倫為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達為鴻臚寺卿贊善蕭從善王讓
為翰林侍講惟中允林長懋出為蔚林知州既而遣戴倫出鎮交趾初
文皇欲 太孫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長懋及倫每諫不聽
綸因其奏言之初不知本 文皇意也故最為 宣廟所不樂而陳山張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統宗五卷

張英以順旨被

瑛以每事順旨被寵未幾長懋綸皆坐然望下錦衣衛獄上得綸奏親詰之綸抗聲辨論激切

按一本官作宜

勅俯而朝實錄

上怒捶之竟死焉長懋坐禁繫者十年正統初始放出之綸諸父河南知府賢太僕卿希文親族百餘口皆被逮籍沒而希文幼子被官賜名懷恩成化中為司禮大監○八月勅修太宗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夏原吉為監修官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及陳山張瑛楊溥為總裁○九月壬寅葬獻陵○十月陞陝西都指揮同知李英為左都督

設伏出音邊境悉平

先是安定雷先等處番寇戕使臣擾邊境仁宗詔英率番漢兵勦之英設伏出奇搗其巢穴虜安定王俘其部落男女千餘人駝馬牛羊十二萬邊境悉乎超陞左都督尋復總兵討平西番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統宗五卷之終

